

T ChL 2720.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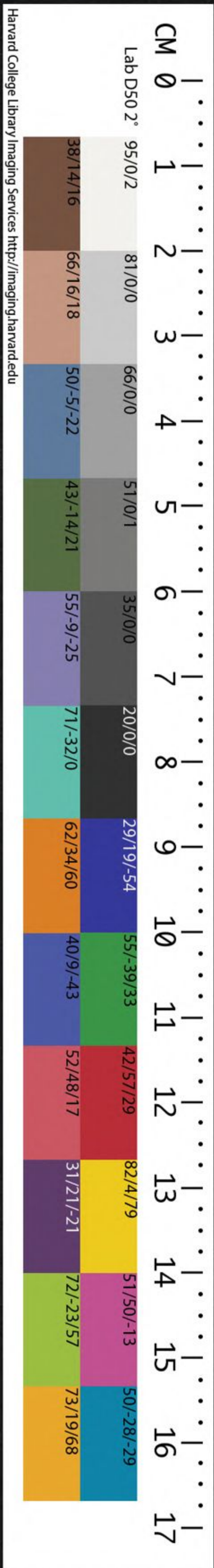
3

63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82

明史彙編
列傳第百四十一卷
百四十四



明史藁

列傳第一百四十一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劉宗周

祝淵
王毓著

黃道周

哈佛大學哈佛葉宗
圖書館珍藏印

劉宗周字起東山陰人父坡為諸生母章氏姪甫五月而坡
亾既生宗周家酷貧攜宗周育之外家後以宗周大父老疾
歸事之析薪汲水持藥糜伺息望顏三年未嘗少惰宗周少
端穎稍長即志聖賢之學然體孱甚母憂念不置遂成疾以
貧故忍而不治萬曆二十九年宗周成進士母卒於家宗周
奔喪旋里為堊室中門外日哭泣其中服闋選行人請養祖
父母遭喪居七年始赴補而母以節聞於朝建坊旌表光宗

在東宮久輟講宗周抗疏言之帝不省時中朝有崑黨宣黨咸與東林為難宗周上言東林顧憲成講學處高攀龍劉永澄姜士昌劉元珍輩皆賢人于玉立丁元薦亦較然不欺其志有國士風是故摘流品可也爭意見不可攻東林可也黨崑宣必不可黨人大譁御史孫光裕上疏力詆帝不問乃請告歸天啓元年起儀制主事抗疏言魏進忠導皇上馳射戲劇而奉聖夫人客氏出入自由無以閑內外且一舉逐諫臣三人罰一人皆出中旨左右將日進鷹犬聲色指鹿為馬生殺予奪制國家大命今東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閹豎乎進忠者即魏忠賢也大怒欲重譴之大學士葉向高等力救乃停俸半年等以國法未伸請戮崔文昇以正弒君之罪戮

盧受以正交私之罪戮楊鎬李如禎李維翰鄭之范以正喪師失地之罪戮高出胡嘉棟康應乾牛維曜劉國縉傅國以正棄城逃潰之罪急進李三才為兵部尚書錄用清議名賢丁元薦李朴等諍臣楊漣劉重慶等以作仗節徇義之氣帝切責之累遷光祿丞尚寶太僕少卿未幾移疾歸四年起右通政至則忠賢已逐東林殆盡宗周復固辭忠賢責以矯情厭世遂削奪崇禎元年冬召為順天府尹疏辭不許明年九月入都上疏曰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何以致唐虞之治夫今日所急急於近功者非兵事乎誠以屯守為上策簡卒節餉修刑政而威信布之需以歲月未有不望風東甲者而陛下方銳意中興刻期

出塞當此三空四盡之秋竭天下之力以奉飢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博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今日所規規於小利者非國計乎陛下留心民瘼惻然痼瘵而以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者皆培克聚斂之政正供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不足加以火耗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敲扑日峻道路吞聲小民至賣妻鬻子以應有司以培克為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徵為考課而黜陟之法亾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矣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日見其煩苛事事糾之不勝糾人人摘之不勝摘於是名實紊而法令滋頃者特嚴賊吏之誅自宰執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而貪風未盡息所以導之者未善也賈誼曰禮禁未然之先法施已然之後誠

導之以禮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無狗彘之心所謂禁之未然也今一切詿誤及指稱賄賂者即業經昭雪猶從吏議深文巧詆絕天下遷改之途益習為頑鈍無恥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士節日隳官邪日著陛下亦安能一一察之且陛下所以勞心焦思於上者以未得賢人君子用之也而所嘉予而委任者率多奔走集事之人以摘發為精明以告訐為正直以便給為才諂又安得賢者用之即得其人矣求之太備或以短而廢長責之太苛或因過而成悞有動遭譴謫已耳陛下所肇畫動出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救過不給讒諂者因而間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夫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盡其忠則耳目有時壅憑一人之英斷而使

諸大夫國人不得衷其是則意見有時移方且爲內降爲留
中何以追喜起之盛乎門戶二字數十年來殺天下多少正
人傷天下多少元氣而今猶葛藤未了陛下欲折君子以平
小人之氣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公前日之覆轍將復見於天
下也陛下求治之心操之過急醞釀而爲功利功利不已轉
爲刑名刑名不已流爲猜忌猜忌不已積爲壅蔽正人心之
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誠能建中立極默證此心使心
之所發悉皆仁義之良仁以育天下義以正天下自朝廷達
於四海莫非仁義之化陛下已一旦躋於堯舜矣帝謂宗周
語疎闊而嘉其忠蓋下所司知之未幾都城戒嚴帝不視朝
章奏多留中不報傳旨辦布囊八百中官競獻馬騾又令百

官進馬宗周曰是必有動上以遷幸者乃詣午門叩頭諫曰
國勢強弱視人心安危乞陛下出御皇極門延見百僚明言
宗廟山陵在此固守外無他計且速發章奏早決廟謨俯伏
待報自晨迄暮中官傳旨乃退又造內閣言之諸閣臣唯唯
而已帝用滿桂爲武經略使中官提督京營協理城守宗周
言桂不勝任而宦官典兵必悞國不報已而桂果敗時逆案
雖定其遺黨猶在朝乘國家多事謀傾東林去之大臣韓爌
錢龍錫李邦華喬允升曹于汴張鳳翔胡世賞朱世守一時
並斥順天巡撫方大任夙附東林亦疏詆道學宗周言爌于
汴立身無玷鳳翔邦華有才世賞世守端謹以時艱誣誤方
亟望賜環而忌者鼓掌稱快且朝夕倡黨論以肆羅織夫兵

禍亟正臣子臥薪嘗膽時何暇乘機逞報復至如大任者謂非一罵道學無以自脫於東林而不知立論之舛所關世道人心不淺也疏亦不報滿桂既歿帝出馬世龍於獄命爲總理任張鳳翼總督御史吳阿衡監軍宗周劾三人不足用已復進祈天永命之說言法天之大者莫過於重民命則刑罰宜當宜平陛下以重典繩下逆黨有誅封疆失事有誅一切註誤重者杖死輕者謫去朝署中半染赭衣而最傷國體者無如詔獄副都御史易應昌以平反下吏法司必以鍛鍊爲忠直蒼鷹乳虎接踵於天下矣願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詔獄且寬應昌則祈天永命之一道也法天之大者莫過於厚民生則賦斂宜緩宜輕今者徭逋見征及來歲預征節節追

呼問閣困敝貪吏益大爲民厲貴州巡按蘇琰以行李被訐於監司巡方黷貨何問下吏吸膏吮脂之輩接迹於天下矣願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餉并嚴飭官方則祈天永命之一道也然陛下天之宗子而輔臣宗子之家相也陛下夢卜求賢參大政者率由特簡亦願體一人好生之心毋驅除異己構朝士以大獄結國家朋黨之禍毋寵利居功導人主以富強釀天下土崩之勢周延儒溫體仁見疏不懌以時方禱雨而宗周稱疾指爲偃蹇激帝怒擬旨詰之且令陳足兵足餉之策宗周條畫以對延儒輩不能難京尹爲卿貳遷轉之階無舉其職者宗周政令一新挫豪家尤力闔人言事輒不應或相詬諱宗周治事自如武清伯蒼頭毆諸生宗周痛

捶之枷武清門外嘗出見優人籠篋焚之通衢賜恤單丁下戶備至居一載謝病歸都人爲罷市八年七月內閣缺人命吏部推在籍者以孫慎行林鈇及宗周各上詔所司敦趣宗周固辭不許明年正月入都慎行已卒與鈇同入朝帝問人才兵食及流寇猖獗狀宗周言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諸臣畏罪飾非不肯盡職業故有人而無人之用有餉而無餉之用有將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殺賊流寇本朝廷赤子撫之有道則還爲民今急當以收拾人心爲本收拾人心當先寬宥有司參罰參罰重則吏治壞吏治壞則民生困盜賊由此日繁帝又問兵事宗周言禦外以治內爲本內治修則遠人自服帝舜干羽舞而有苗格願陛下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則天下自平對畢趨出帝顧溫體仁迂其言命鈇輔政宗周他用旋授工部左侍郎踰月上痛憤時艱疏言陛下銳意求治而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講求施爲次第間多未得要領者首屬意於邊功而罪督遂以五年恢復之說進是爲禍胎已巳之役謀國無良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心自此耳目參於近侍腹心寄於干城治術尚刑名政體歸叢脞天下事日壞不可救厥衛司譏察而告訐之風熾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事仰成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三尺法不伸於司寇而犯者日衆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數千計而好生之德意泯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誅求及瑣屑而政

體傷參罰在錢穀而官愈貪吏愈橫賦愈通敲扑繁而民生
瘁嚴刑重斂交困而盜賊益起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監
視遣而封疆之責任輕督撫無權而將日懦武弁廢法而兵
日驕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威令并窮於督撫朝廷勒限平賊
而行間日殺良報功使生靈益塗炭一旦天牖聖衷撤總監
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招收酷吏之威維新之政次第
舉行方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泰交而不意君臣相遇
之難也得一文震孟而以單辭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
一陳子壯而以過戇坐辜使朝宁無吁咈之風此關於國體
人心非淺鮮者陛下必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
風雷必念祖宗鑑古之制以率祖而不至輕改作必法堯舜

之恭已無爲以簡要出政令法堯舜之舍已從人以寬大養
人才法堯舜之從欲而治以忠厚培國脉并法三王之發政
施仁亟議拊循以收天下泮渙之人心而且還內廷掃除之
役杜後世宦官之釁正懦帥失律之誅杜後世藩鎮之釁慎
天潢改授之途杜後世宗藩之釁三釁既除亟下尺一之詔
痛言前日所以致賊之繇與民更始遣廷臣齎內帑巡行郡
國爲招撫使以招其無罪而流亾者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
其窮而自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而畢此役奚待於觀
兵哉疏入帝怒甚諭閣臣擬嚴旨不稱令再擬毋擬上帝輒
手其疏再閱起行數周已而意解但降旨詰問謂當虛心酌
慮且獎其清直宗周感激遂陳人心道心之辨勸帝執中以

出政時太僕缺馬價有詔願捐者聽體仁及成國公朱純臣以下皆有捐助又議罷明年朝覲宗周以輸貲免覲爲大辱國帝雖不悅心嘉其忠益欲大用體仁懼亟募山陰人許瑚疏論宗周道學有餘才諳不足帝以瑚同邑知之真遂已其秋三疏請告去至天津聞都城被兵遂留養疾十月事稍定乃上疏曰已已之變誤國者袁崇煥一人小人競修門戶之怨異已者槩坐以崇煥黨日造蜚語次第去之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踈文法日繁欺罔日甚朝政日隳邊防日壞今日之禍實已已以來釀成之也且以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俾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以丁魁楚等之失事於邊也而責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巡勤

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人不聞以逗遛蒙詰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且以二州八縣之生靈結一飽颺之局則廷臣之累累若若可幸無罪者又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臣之或戍或去豈昔爲異已驅除今不難以同已相容隱乎臣於是而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昔唐德宗謂羣臣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羣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臣每三覆斯言爲萬世辨奸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頻年以來陛下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陛下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陛下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陛下尚綜覈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信似忠之類究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陛下不察而用之則

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有所不覺矣天下卽乏才何至盡出中官下而陛下每當緩急必委以大任三協有遣通津臨德復有遣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何地總督無權將置撫按何地是真以封疆嘗試也且小人與中官每比周以相引重而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陛下誠欲進君子退小人決理亂消長之機猶復用中官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有明治理者起而爭之陛下卽不用其言何至并逐其人而御史金光辰竟以此逐若惟恐傷中官心者尤非所以示天下也至近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傲吏也而以賊戍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鑽刺戍何以昭

抑競之典至鄭鄮久干鄉議而杖母之獄或以無告坐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者皆爲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卽向驅除異己之故智而廷臣無敢言陛下亦無從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於此不能爲首揆溫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體仁之謂也疏奏帝大怒體仁又上章力詆遂斥爲民十四年九月吏部缺左侍郎廷推不稱旨帝臨朝而歎謂大臣劉宗周清正敢言可用也遂以命之再辭不得乃趨朝道中進三劄一曰明聖學以端治本二曰躬聖學以建治要三曰重聖學以需治化疏凡數千言所以規切君身者甚至帝優旨報之明年八月未至擢左都御史力辭有詔敦趣踰月入見文華殿帝問都察院職掌安在對曰

在正已以正百寮必存諸中者上可對君父下可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寮則而象之大臣法小臣廉紀綱振肅職掌在是而責成巡方其首務也巡方得人則吏治清民生遂帝曰卿力行以副朕望乃列建道揆貞法守崇國體清伏奸懲官邪飭吏治六事以獻帝褒納焉俄劾御史喻上猷嚴雲京薦袁愷成勇帝並從之其後上猷受李自成顯職卒爲世大詬中書王育民爲絳州知州孫順行賄宗周上疏自劾二人並獲罪京師戒嚴請旌死事盧象昇而追戮誤國奸臣楊嗣昌逮跋扈悍將左良玉防關以備反攻防潞以備透渡防通津臨德以備南下帝不能盡行閏十一月召見廷臣於中左門時姜燠熊開元以言事下詔獄宗周約九卿共救入朝聞密

旨置二人死宗周愕然謂衆曰今日當空署爭必改發刑部始已衆皆許諾及入對御史楊若橋薦西洋人湯若望善火器請召試宗周曰邊臣不講戰守屯戍之法專恃火器近來陷城破邑豈無火器而然我用之制人人得之亦可制我不見河間反爲火器所破乎若望作奇巧惑主心乞放還本土永絕異教帝曰火器乃中國長技若望特令監試耳宗周曰火器終無益成敗國家大計以法紀爲主大帥跋扈援師逗遛奈何反姑息爲此紛紛無益之舉帝乃令議督撫去留宗周請先去督師范志完且曰十五年來陛下處分未當致有今日敗局不追原禍始更絃易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補目前罅漏非常治之道也帝變色曰前不可追今善後安在宗

周曰今日第一議在陛下開誠布公公天下爲好惡合國人爲用舍進賢才開言路次第與天下更始帝曰目下烽火逼畿甸且國家敗壞已極當如何宗周曰武備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選將必先擇賢督撫擇賢督撫必先吏兵二部得人宋臣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斯言今日鍼砭也論者但論才望不問操守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軍士畏威者若徒以議論捷給舉動恢張稱曰才望取爵位則有餘責事功則不足何益成敗哉帝曰濟變之日先才後守宗周曰前人敗壞皆由貪縱使然故以濟變言愈宜先守後才帝曰大將別有才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宗周曰他不具論如范志完操守不謹大將偏裨無不由賄進所以三軍解體由此觀之操守爲主帝色解曰朕已知之勅宗周起時吏部尚書鄭三俊以病不入戶部尚書傅淑訓申救姜垞熊開元帝不納宗周出奏曰陛下下方下詔求賢二臣遽以言得罪國朝無言官下詔獄者有之自二臣始陛下度量卓越如臣宗周屢以狂妄寬鈇鑽詞臣黃道周亦以戇直復原職臣等何幸蒙使過之典二臣何不幸不邀法外恩帝曰道周有學有守非二臣比宗周曰二臣誠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體言可用用之不可置之卽有應得之罪亦當付法司今遽下詔獄終於國體有傷帝怒曰法司錦衣皆刑官何公何私且罪一二言官何遂傷國體假有貪贓壞法欺君罔上皆不可問乎宗周曰掌錦衣者皆膏粱子弟未必讀書知禮

義每聽寺人役使卽陛下問貪贓壞法欺君罔上者亦不可不付法司也帝大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詞色甚厲宗周謝罪諸輔臣乞宥尚書林欲楫張國維徐石麒范景文侍郎馮元颺皆申救帝曰開元此疏必有主使疑卽宗周僉都御史金光辰爭之力帝益怒并命議處五府勳臣亦出班求宥帝不聽命削宗周籍刑部議罪光辰貶三秩調用諸輔臣持不發仍至御前懇救乃免議罪責其懷拗偏迂竟斥爲民廷臣先後請留者至數十疏帝堅不聽歸二年而京師陷宗周慟哭徒步荷戈詣杭州責巡撫黃鳴駿發喪討賊鳴駿以鎮靜爲言宗周勃然曰君父變出非常公專闢外不思枕戈泣血激勵同仇反藉口安民作遜避計耶鳴駿唯唯明日復趣之鳴駿曰發喪必待哀詔宗周曰嘻此何時也安所得哀詔哉鳴駿乃發喪哭臨畢宗周問師期鳴駿以甲仗未具對宗周知其不足有爲乃與故侍郎朱大典故給事中章正宸熊汝霖召募義旅將發而福王監國於南京起宗周故官宗周以大仇未報不敢受職其年六月疏陳時政四事自稱草莽孤臣言今日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亦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至討賊次第一曰據形勝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鳳陽號中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不遠請以駐親征之師大小銓除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心從此漸進秦晉燕齊必有響應而起者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淮

陽數百里設兩節鉞不能禦亂爭先南下致江北一塊土拱手授賊督漕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屬浮舟遠地是倡之逃也於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有家屬寄江南之說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一日慎爵賞以肅軍情請分別各帥封賞孰當孰濫輕則收侯爵重則奪伯爵夫以左帥之恢復而封高劉之敗逃亦封又誰不當封者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臣既濫中璫隨之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日核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既破有受僞官而叛者有受僞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奉使命而逃者法皆不赦亟宜分別定罪爲戒將來至於僞命南下徘徊順逆之間實繁有徒必且倡爲曲說以惑人心尤宜誅絕又言當賊入秦流晉

漸過畿南遠近洶洶獨大江南北晏然而二三督撫不聞遣一騎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闕坐視君父之危亾而不救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一凶問已確諸臣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自當不俟朝食方且仰聲息於南中爭言固圉之策卸兵權於閩外首圖定策之功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又一新朝既立之後謂宜不俟終日首遣北伐之師不然則亟馳一介間道北進檄燕中父老起塞上名王哭九廟晉梓宮訪諸王更不然則起閩帥鄭芝龍以海師下直沽九邊督鎮合謀共奮事或可爲而諸臣計不出此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一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遺詔及之今乃槩用新恩誅闡定案前後詔書鶻突勢必彪虎之類盡從

平反而後已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一臣謂今日問罪當自中外諸臣不職者始詔納其言宣付史館中外爲悚動而馬士英高傑劉澤清深疾之宗周連疏請告不得命遂抗疏劾士英言陛下龍飛淮甸天寶予之乃有扈蹕微勞入內閣進中樞官銜世廕晏然當之不疑者非士英乎於是李沾侈言定策挑激廷臣矣劉孔昭以功賞不均發憤冢臣朝端譁然聚訟而羣陰且翩翩起矣借知兵之名則逆案可以燃灰寬反正之路則逃臣可以汲引而閣部諸臣且次第言去矣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紀已疎何以言匡攘之略高傑一逃將也而奉若驕子浸有尾大之憂淮揚失事不難譴撫臣道臣以謝之安得不長其桀驁則亦恃士英卵翼也劉黃諸將各有舊汛地而置若奕棋洵洵爲連鷄之勢至分割江北四鎮以慰之安得不啓其雄心則皆高傑一人倡之也京營自祖宗以來皆勲臣爲政樞貳佐之陛下立國伊始而有內臣盧九德之命則士英有不得辭其責者總之兵戈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與奄宦又往往相表裏自古未有奄宦用事而將帥能樹功於方域者惟陛下首辨陰陽消長之幾出土英仍督鳳陽聯絡諸鎮決用兵之策史可法卽不還中樞亦當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犄角京營提督獨斷寢之書之史冊爲弘光第一美政王優詔荅之而促其速入士英益怒佯具疏辭位且揚言於朝曰劉公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

示不臣天子也其私人朱統鑣遂劾宗周請移蹕鳳陽蓋以鳳陽高牆所在欲以罪宗處皇上而與史可法擁立潞王其兵已伏丹陽當急備澤清初倚東林極重宗周至是恨甚遣客刺之傑亦遣人行刺時宗周居丹陽佛寺危坐終日前後所遣刺者詢其生平俱不敢加害而去會黃鳴駿入覲兵抵京口與防江兵相擊鬪士英以統鑣言爲信亦震恐頃之澤清劾疏至言宗周勸往鳳陽爲謀不忠料事不智抗稱草莽孤臣無禮陰撓恢復不義欲誅臣等激變士心召生靈之禍不仁劉良佐亦疏言宗周力持三案爲門戶主盟倡議親征圖晁錯之自爲居守司馬懿之閉城拒君陛下旣不爲諸奸所容莫若順成其志暫幸鳳陽疏未下澤清復草一疏署傑

良佐及黃得功名上之言諸人往以挺擊紅丸謀害皇祖母皇考今歲迎立時又力戴疎藩詆誣聖德非臣等與馬上英朱國弼歎血訂盟馳書約史可法翊戴則天位久屬他人宗周等謀危聖躬已見於駐鳳陽一疏鳳陽無城郭止有高牆陛下新承大統欲安置於烽火凶危之地此必非宗周一人逆謀乃姜曰廣吳姓合謀也曰廣心雄膽大行僞言堅不快陛下之得位故密通死黨宗周先翦除內外翊戴諸忠然後迫劫乘輿遷居別郡耳乞逮曰廣等三奸付之法司明正其謀危君父大罪如牲宗周入都臣等卽渡江赴闕面訐其奸正春秋討賊之義疏入舉朝大駭乃傳諭諸人和衷集事宗周不得已以七月十八日入朝初澤清疏出遣人錄示傑傑

曰我輩武人乃預朝事耶得功亦馳疏明不預聞士英尼之不上可法不平遣使徧詰諸鎮咸云不知可法遂據以入告澤清聞之卽言疏實已草而良佐等知狀可法駁議公疏臣不知其何心宗周旣入都士英不使入對給事中陳子龍以爲言不省宗周甫視事卽引董仲舒言請正心以正朝廷會設東廠給事中袁彭年爭之被謫宗周復力言其冤尋爭阮大鍼必不可用皆不納九月遂抗疏乞休詔許乘傳給登極恩典臨行疏陳五事一曰修聖政毋以近娛忽遠猷國家不幸遭此大變今紛紛制作似不復有中原志者土木崇矣珍奇集矣俳優雜劇陳矣內豎充廷金吾滿座戚畹駢闐矣讒夫昌言路阨官常亂矣所謂徂近娛而忽遠圖也一曰振王綱無以主恩傷臣紀自陛下卽位中外臣工不曰從龍則曰佐命一推恩近侍則左右因而秉權再推恩大臣則閣部可以兼柄三推恩勲舊則陳乞至今未已四推恩武弁則疆場視同兒戲表裏呼應動有藐視朝廷之心彼此雄長卽爲犯上無等之習禮樂征伐漸不自天子出所謂褻主恩而傷臣紀也一曰明國是無以邪鋒危正氣朋黨之說小人以加君子釀國家空虛之禍先帝未造可鑒也今更爲一元惡稱冤至諸君子後先死於黨死於徇國者若有餘戮揆厥所由止以一人進用起無限風波動引三朝故事排抑舊人私交重君父輕身自樹黨而坐他人以黨所謂長邪鋒而危正氣也一曰端治術無以刑名先教化先帝頗尚刑名而殺機先動

於溫體仁殺運日開怨毒滿天下近如貪吏之誅不經提問
遽科罪名未科罪名先追贓罰假令有禹好善之巡方借成
德以媚權相又孰辨之又職方戎政之奸弊道路嘖有煩言
雖衛臣有不敢問者則厥衛之設何爲徒令人主虧至德傷
治體所謂急刑名而忘教化也一日固邦本毋以外釁釀內
憂前者淮揚告變未幾而高黃二鎮又治兵相攻四鎮額兵
各三萬不用以殺敵而自相屠毒又日煩朝廷講和今日遣
一使明日遣一使何爲者夫以十二萬不殺敵之兵索十二
萬不殺敵之餉亦必窮之術耳若不稍裁抑惟加派橫征蓄
一二蒼鷹乳虎之有司以天下徇之已矣所謂積外釁而釀
內憂也優詔報聞明年五月南京不守六月潞王降杭州亦

失守宗周方食推案慟哭自是遂不食移居郭外有勸以文
謝故事者宗周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田里
尚有望於中興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尚曰可以死
可以無死以俟繼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老臣不死尚何
待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爲存亾獨不當與土爲存亾
乎此江萬里所以死也出辭祀墓舟過西洋港再拜叩頭躍
入水中水淺不得死舟人扶出之絕食二十三日始猶進茗
飲後勺水不下者十三日與門人問荅如平時竟以閏六月
八日卒年六十有八其門人徇義者有祝淵王毓著淵字開
美海寧人崇禎六年舉於鄉自以年少學未充棲峰巖僧舍
讀書三年僧罕睹其面十五年冬會試入都適宗周廷諱姜

塚熊開元削籍淵抗疏曰宗周戇直性成忠孝天授受任以
來蔬食不飽終宵不寢圖報國恩今四方多難貪墨成風求
一清剛之臣以司風紀孰有過於宗周者宗周以迂戇斥繼
之者必澳忍宗周以偏執斥繼之者必便捷澳忍便捷之夫
何所不爲必且營私納賄顛倒貞邪風紀何由振吏治何由
肅哉乞收還成命復其故官天下幸甚帝得疏不懌停淵會
試下禮官議時淵未嘗識宗周旣得命往謁宗周曰子爲是
舉無所爲而爲之乎抑動於名心而爲之也淵爽然自失曰
先生名滿天下誠恥不得列門牆爾遂執贄爲弟子明年宗
周歸從至山陰講求聖學充然有得已而禮官議上帝令逮
下詔獄詰王使姓名淵慷慨曰男兒死卽死爾安肯聽人指

使王者無以難移刑部定罪會進士十餘人具疏保淵帝許
之出獄未幾都城陷太常少卿吳麟徵殉難淵親爲含殮寢
柩旁者旬日乃扶之以還尋詣南京刑部請竟前獄尚書諭
止之乃已復草一疏請誅奸輔通政司屏不奏給事中陳子
龍乞擢淵及貢生涂仲吉爲臺諫不許仲吉漳浦人前疏救
黃道周繫獄者也時宗周復罷官歸淵數往問學嘗有過入
曲室閉戶長跪竟日不起流涕自搗杭州失守淵方葬母趣
工人速竣旣葬還家設祭卽投繯而卒年三十有五踰二日
宗周餓死毓著字元趾會稽人爲諸生跌宕不羈已受業宗
周之門同門生咸非笑之不顧也杭州失守宗周絕粒未死
毓著上書曰願先生早自裁毋爲王炎午所弔俄一友來視

毓著曰子若何曰有陶淵明故事在毓著曰不然吾輩皆聲色中人久則難持及今早死爲愈六月十有二日召故交歡飲伶人奏樂酒罷攜燈出門投柳橋下先宗周死鄉人私諡正義先生宗周始受業於許孚遠已交劉永澄丁元薦入東林書院與高攀龍輩講習馮從吾首善書院之會宗周亦與焉越中自王守仁後一傳爲王畿再傳爲周汝登陶望齡三傳爲陶爽齡皆襍於禪爽齡講學白馬山多以因果爲說去守仁益遠宗周憂之乃築證人書院集同志講肄其學專以誠意爲主而歸功於慎獨通籍四十五年立朝僅十之一臨歿時語門人曰爲學之要一誠盡之而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若良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學者稱爲念臺先生子洵字伯繩甘貧樂道能傳其學

黃道周字幼平漳浦人天啓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爲經筵展書官故事必膝行前道周獨否魏忠賢目攝之未幾內艱歸崇禎二年起故官進右中允三疏救故相錢龍錫貶三秩調他曹龍錫得減死五年正月方候補遭疾求去瀕行上疏曰臣自幼學易以天道爲準上下載籍二千四百年考其治亂百不失一陛下御極之元年正當師之上九其爻云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陛下思賢才不遽得懲小人不易絕蓋陛下有大君之實而小人懷干命之心臣入都以來所見諸大臣皆無遠猷動尊苛細治朝宁者以督責爲要談治邊疆者以姑息爲上策序仁義道德則以爲迂昧而不

經奉刀筆簿書則以爲通達而知務一切磨勘則葛藤終年一意不調而株連四起陛下欲整頓紀綱斥攘外患諸臣用之以滋章法令摧折縉紳陛下欲剔弊防奸懲一警百諸臣用之以借題修隙斂怨市權且外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拘攣守文之士而在權力謬巧之人內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錐刀泉布之微而在阿柄神叢之大惟陛下超然省覽旁稽載籍自古迄今決無數米量薪可成遠大之猷吹毛數睫可奏三五之治者彼小人見事智每短於事前言每多於事後不救凌圍而謂凌城必不可築不理島民而謂島衆必不可用兵逃於久頓而謂亂生於無兵餉糜於漏卮而謂功銷於無餉亂視熒聽浸淫相欺馴至極壞不可復挽臣竊危之自二年以來以察去弊而弊愈多以威創頑而威滋殫是亦反申商以歸周孔捐苛細以崇惇大之時矣帝不憚摘葛藤株連數語令具陳道周上言曰邇年諸臣所目營心計無一實爲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過推求報復而已自前歲春月以後盛談邊疆實非爲陛下邊疆乃爲逆璫而翻邊疆也去歲春月以後盛言科場實非爲陛下科場乃爲仇隙而翻科場也此非所謂葛藤株連乎古聖賢所經營不過兩事外患未弭則大臣一心以憂外患小人未退則大臣一心以憂小人今獨以遺君父而大臣自處於催科比較之末行事而事失則曰事不可爲用人而人失則曰人不足用此臣所謂舛也三十年來釀成門戶之禍今又取縉紳稍有器識

者舉網投阱卽緩急安得半士之用乎凡絕餌而去者必非
鮪魚戀棧而來者必非駿馬以利祿參士則所參者必嗜利
之臣以筆楚驅人則就驅者必驚駘之骨今諸臣之才具心
術陛下備知之矣知其爲小人而又以小人矯之則小人之
焰益張知其爲君子而更以小人參之則君子之功不立天
下總此人才不在廊廟則在林藪臣所知識者有馬如蛟毛
羽健任贊化所聞習者有惠世揚李邦華在仕籍者有徐良
彥曾櫻朱大典陸夢龍鄒嘉生皆卓犖駿偉使當一面必有
可觀陛下必欲振作人才當敦尚風節則作人之道得矣語
皆刺大學士周延儒溫體仁帝益不懌責以挾私逞臆斥爲
民九年用薦召復故官明年閏四月久旱修省道周上言近

者中外齋宿爲百姓請命而五日內繫兩尚書未聞有人由
一疏者安望其戡亂除凶贊平明之治乎陛下焦勞於上小
民展轉於下而諸臣括囊其間稍有人心宜不至此又上疏
曰陛下寬仁弘宥有身任重寄至七八載罔效擁權自若者
積漸以來國無是非朝無枉直中外臣工率苟且圖事誠可
痛憤然其視聽一係於上上急催科則下急賄賂上樂鍤覈
則下樂巉險上喜告訐則下喜誣陷當此南北交訐奈何與
市井細民申勃谿之談修睚眦之際乎時體仁方招奸人構
東林復社之獄故道周及之旋進右諭德掌司經局疏辭因
言已有三罪四恥七不如三罪四恥以自責七不如者謂品
行高峻卓絕倫表不如劉宗周至性奇情無愧純孝不如倪

元璐湛深大慮遠見濇計不如魏黑潤犯顏敢諫清裁絕俗不如詹爾選吳執御志尚高雅博學多通不如華亭布衣陳繼儒龍溪舉人張爨至園土纍係之臣朴心純行不如李汝璨傅朝佑文章意氣坎坷磊落不如錢謙益鄭鄮鄭方被杖毋大詆帝得疏駭異責以倒置是非令陳狀道周回奏語復多覆護帝益怒嚴旨切責道周以文章風節高天下嚴冷方剛不諧流俗公卿多畏而忌之乃藉不如鄭語爲口實其冬擇東宮講官體仁已罷張至發當國擯道周不與其同官項煜楊廷麟不平上疏推讓至發言鄭杖母明旨煜煌道周自謂不如安可爲元良輔導給事中馮元飈詆至發忤至發兩疏辨道周遂移疾乞休不許十一年二月帝御經筵詢用人

之法道周請培養人才且言勦賊當審形勢說甚具刑部尚書鄭三俊方下吏講官黃景昉救之帝未許而帝適追論舊講官姚希孟嘗請漕儲全折以爲非道周聽未審謂帝將寬三俊念希孟也因言故輔臣文震孟一生審直未蒙帷蓋恩天下士生如三俊歿如震孟希孟求其影似未可多得帝以所對失實責令回奏再奏再詰至三奏乃已凡道周所建白未嘗得一俞旨道周顧言不已六月廷推閣臣道周已充日講官遷少詹事得與名帝不用用楊嗣昌等五人道周乃草三疏一劾嗣昌一劾陳新甲一劾方一藻同日之上其劾嗣昌謂天下無無父之子亦無不臣之子衛開方不省其親管仲竟比之猥狗李定不喪繼母宋世共指爲人梟今遂有不

持兩服坐司馬堂如楊嗣昌者宣大督臣盧象昇以父殯在途撻心飲血請就近推補乃忽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夫守制者可推則聞喪者可不去聞喪者可不去則為子者可不父為臣者可不子即使人才甚乏奈何使不忠不孝者連苞引藥種其不祥以穢天下乎嗣昌在事二年倡溢地之談飾樂天之說其才智亦可睹矣更起一不祥之人與之表裏陛下孝治天下縉紳家庭小小勃谿猶以法治之而冒喪數倫獨謂無禁臣竊以為不可也其論新甲言其守制不終走邪徑託捷足古有忠臣孝子無濟於艱難者決未有不忠不孝而可進乎功名道德之門者也臣二十躬耕手足胼胝以養二人四十餘劬籍徒步荷擔二千里不解屏屨今雖踰五十

非有妻子之奉婢僕之累天下即無人臣願解清華出管鎖鑰何必使被棘負塗者祓不祥以玷王化哉其論一藻則力詆和議之非帝疑道周以不用怨望而摺紳勃谿語欲為鄭鄮脫罪下吏部行譴嗣昌因上言鄭杖母飛走不如今道周又不如鄭何用談綱常為且其意徒欲庇凶徒遮前言之謬立心可知因自乞罷免帝優旨慰之七月五日召內閣及諸大臣於平臺并及道周帝與諸臣語所司事久之問道周曰凡無所為而為者謂之天理有所為而為者謂之人欲爾三疏適當廷推不用時果無所為乎道周對曰臣三疏皆為國家綱常自信無所為帝曰先時何不言對曰先時猶可不言至簡用後不言更無當言之日帝曰清固美德但不可傲物

遂非且惟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時道周所對不合指帝屢駁道周復進曰惟孝弟之人始能經綸天下發育萬物不孝不弟者根本旣無安有枝葉嗣昌出奏曰臣不生空桑豈不知父母顧念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君臣固在父子前況古爲列國之君臣可去此適彼今則一統之君臣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且仁不遺親義不後君難以偏重臣四疏力辭意詞臣中有如先朝劉定之羅倫者抗疏爲臣代請得遂臣志及抵都門聞道周人品學術爲人宗師乃有不
如鄭鄮疏臣始歎息絕望帝曰朕正擬問此事嗣昌又言道周自謂不如鄭安知綱常帝方爲嗣昌解道周卽奏大臣聞言義當退避未有御前爭辨不容小臣盡言者嗣昌佯奏臣爲綱常名教不容不辨實非體道周清品人望所歸願納其言放臣還里帝曰道周疏亦不爲奪情古時人心多無所爲今則各有所主所以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古之邪說別爲一教今則直附於聖賢經傳中係世道人心更大道周曰臣平生恥言人過今御前爭辨亦非體但爲天下後世畱此綱常名教天理人心而已帝復難辨久之問爾言不如鄭鄮何也對曰匡章見棄通國孟子不失禮貌臣言文章不如鄮帝曰章子不得於父豈鄮杖母者比爾言不如豈非朋比道周曰衆惡必察帝曰爾言陳新甲走邪徑託捷足且其中言軟美容悅叩首折腰者誰耶道周不能對但言人心邪則行徑皆邪帝曰喪固凶禮豈遭凶者盡凶人盡不祥之人道周曰

古三年喪君命不過其門自謂凶與不祥故兵禮鑿凶門而出奪情在疆外則可朝中則不可帝曰人既可用何分內外道周曰我朝自羅倫論奪情前後五十餘人多在邊疆故嗣昌在邊疆則可在中樞則不可在中樞猶可在政府則不可止嗣昌一人猶可又呼朋引類竟成一奪情世界益不可帝又駁問久之道周曰今日獨立敢言之人少讒諂面諛之人多臣不得不言帝曰昔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止因言偽而辨行僻而堅故不免聖人之誅今人多類此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心術不正故聖人誅之臣心正所行事皆正無一毫私帝曰向以爾偏稍示裁抑後聞爾有操守旋復官不圖恣肆乃爾本當按問念列講官姑出候旨道周曰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帝曰爾一生學問止成佞耳叱之退道周叩首曰臣敢將忠佞二字剖析言之夫人在君父前獨立敢言為佞豈在君父前讒諂面諛為忠耶忠佞不別邪正不明何以致治帝曰非輕加爾以佞但所問在此所對在彼非佞而何再叱之退嗣昌奏道周所持者經微臣所行者權乞賜優容帝曰此非專為卿近來人心偷薄朕欲正人心故特召面諭念卿申救令俟處分嗣昌復懇優容帝曰朕已優容多矣乃召文武諸臣咸聆戒諭而退是時帝憂兵事謂可屬大事者惟嗣昌破格用之道周守經失帝意及奏對又不遜帝怒甚欲加以重罪憚其名高未敢決會劉同升趙士春亦劾嗣昌將予重譴而部擬

道周譴顧輕嗣昌懼道周輕則論已者將無已時也亟購人
劾道周刑部主事張若麒者素附嗣昌謀改兵部遂言道周
及其黨造設奸言虧損聖德舉古今未有之善言盡出道周
而凡可歸過君父者無不至倘不頒示前日名對始末則背
公死黨之徒或鼓煽以惑四方或私記以疑後世致聖天子
正人心息邪說至意悉爲掩沒帝乃傳諭數百言戒廷臣毋
爲道周劫持相朋黨貶道周六秩爲江西按察司照磨而若
麒果得兵部久之江西巡撫解學龍薦所部官推獎道周備
至故事但下所司帝亦覆閱大學士魏照乘者惡道周擬旨
責學龍濫薦帝遂發怒立削二人籍逮下刑部獄責以黨邪
亂政並廷杖八十究黨與欲寘之死詞連編修黃文煥吏部

主事陳天定工部司務董養河中書舍人文震亨並繫獄戶
部主事葉廷秀監生涂仲吉救之亦繫獄尚書李覺斯讞輕
嚴旨切責再擬謫戍烟瘴帝猶以爲失出除覺斯名移獄鎮
撫掠治者四乃復還刑部逾年尚書劉澤浚等言二人罪至
永戍止矣過此惟論死論死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者
道周無封疆貪酷之罪而有建言蒙戮之名於道周得矣非
我聖主覆載之量也夫陛下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道
周抗疏祇託空言一二知交相從罷斥烏覩所謂黨而煩朝
廷大法乎且陛下豈有積恨於道周萬一聖意轉圜而臣已
論定悔之何及仍以原擬請乃謫戍廣西時楊嗣昌已死周
延儒再當國方參用公議欲爲道周地也十五年八月帝召

輔臣問及故庶吉士張溥延儒因言溥與黃道周爲人皆偏善讀書人多惜之帝不荅蔣德璟曰道周蒙成極感聖恩但家貧子幼實爲可憫黃景昉陳演吳牲復相繼言帝顏頗霽明日傳旨復故官道周在途疏謝因極稱解學龍葉廷秀賢請釋歸田里不許旣還朝尋以病歸福王監國起吏部左侍郎道周不欲出馬士英遣人諷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從史可法擁立潞王耶道周不得已乃趨朝至則陳進取九策優旨報聞其年九月拜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時朝政日非劉宗周姜曰廣高弘圖徐石麒輩皆去國道周亦有去志明年三月乞祭告禹陵瀕行又陳攻取之策時不能用事竣將旋里會南都覆沒唐王聿鍵至衢州遂奉表勸進及王監國命以本官兼武英殿大學士參贊機務王素重其學行禮敬備至時召何吾騶蔣德璟等未至道周爲首輔一日賜宴鄭芝龍以侯爵欲位其上道周與爭衆議抑芝龍文武大不睦有諸生上書詆道周迂不可居相位王知出芝龍意下督學御史撻之然是時國勢衰微兵食俱乏政歸鄭氏諸大帥選悞觀望不敢出道周憤自請督師乃以七月二十二日啓行僅齎一月糧以虛聲鼓動忠義士得卒九千餘人從廣信出衢州所至撫安遺黎聯絡聲勢遠近頗響應十二月進至婺源遇我

大清兵戰敗被獲一軍盡覆執至江寧幽於別室從容著詩文數卷聞當刑書絕命詞衣帶間過東華門坐不起曰此與

高皇帝陵寢近可死矣監刑者從之幕下士兵部主事趙士超等四人皆死道周學貫古今詩文敏捷所至學者雲集講論不倦所居銅山在孤島中有石室道周自幼坐臥其中故學者稱爲石齋先生精天文曆數皇極諸書所著易象正三易洞璣學者窮年不能通其說而道周用以推驗治亂歿後家人得其小冊自推終於丙戌年六十二始信其能知來云

明史藁

列傳第一百四十二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魏呈潤 胡良機

毛羽健 黃宗昌

吳執御

章正宸

姜塚

熊開元

魏呈潤字中嚴龍溪人崇禎元年進士由庶吉士改兵科給事中三年冬疏陳兵屯之策請敕順天保定兩巡撫簡所部壯士大邑五百人小邑二三百人分營訓練而天津翟鳳翀通州范景文昌平侯恂竝建節鉞宜令練兵之外兼營屯田無何陳閩海勦撫機宜六事竝議行明年夏久旱求言疏言驛站所裁纔六十八萬未足充軍餉十一而郵傳益疲勢必

再編里甲是猶剗肉醫瘡瘡未必瘳肉先潰爛矣關外舊兵十八萬額餉七百餘萬今兵止十萬七千合薊門援卒非溢原數也乃加派五百九十萬之外新增一百四十餘萬猶憂不足可不爲稽核乎邊報日急非臣子言功之秋而小捷頻聞躡加峻秩門客廝養詭名戎籍不階而升悉糜俸料臣懼其難繼也江淮旱災五湖之間海岸爲谷舊穀不登新絲未熟上供織造宜且暫停至銓法壞於事例正途日壅不可不疏通而撫按諸臣捐貲助餉大抵索之民間顧奉急公之衷恐上蒙而下削不可不申明禁飭帝是其言已請大修北方水政條數策以獻帝納之熹宗時司業朱之俊署國子監議建魏忠賢祠國學旁下教有功不在禹下語置籍責諸

捐助及帝卽位委過諸生陸萬齡曹代何以自解首輔韓爌以同鄉庇之遂漏逆案及是之俊已遷侍講呈潤發其奸請與萬齡輩同棄西市帝特宥其罪而之俊由是廢尋請停罷內操宜府監視中官王坤論有司匿籍侵巡按御史胡良機帝怒奪良機官卽令坤按核呈潤言我國家設御史巡九邊秩至舉任至鉅坤劾良機卽褫職下坤究問良機在先朝曾糾魏忠賢削籍果犯罪有回道考覈之法在今乃以付坤不亦蓋朝廷銷士氣乎今邊事日壞在十羊九牧既有將帥又有監司既有督撫有巡方又有監視一官出則增一官擾而中貴赫赫之威又復十倍人見巡方之使獲戾中貴莫自必其命誰復敢以國事抗者異日卽欲聞九邊聲息覈監視善

惡奚從知之乞召還良機寧使聽彈駁於部院不使仰鼻息於中貴帝責以黨比貶三秩出之外時御史李曰輔亦以論中官獲譴給事中吳執御吳南瀨御史蕭奕輔等交章論救不聽而御史趙東曦又疏劾坤亦獲譴呈潤以養母歸母服除起補光祿署丞甫半歲而卒良機字省之南昌八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歷知臨淄益都二縣天啓初擢御史疏論乳媪中涓又請停內操楊漣擊魏忠賢良機亦上疏言忠賢之惡不減汪直劉瑾陛下過優容而閣臣不能據法爭豈真所謂門生宰相邪忠賢及魏廣微深憾以年例遷廣東參議良機方按貴州不候代而去遂斥爲民崇禎元年起故官按宣二鎮年滿當代褒以敏練令復巡一年尋爲坤劾罷久之

光祿典簿終南京吏部主事曰輔字元卿南昌人萬曆中舉於鄉天啓初爲成都推官巡撫朱燮元倚以兵事偕諸將攻復重慶釋脅從無算崇禎四年擢南京御史帝遣中官出鎮曰輔疏諫曰邇者一日遣內臣四尋又遣用者五非兵機則要地也廷臣方交章而登島陝西又有兩閹之遣假專擅之權駭中外之聽啓水火之隙開依附之門灰任事之心藉委卸之口小臣不敏實爲寒心陛下踐阼盡撤內臣中外稱聖昔何以撤今何以遣天下多故擇將爲先陛下不築黃金臺勤招頗牧乃急急內臣是遣曾何補理亂之數哉帝怒鐫三級爲廣東布政司照磨歸隱西山香城寺攜一僕與居尋遣還與僧共晨夕而已然讀濂洛書不輟山居十餘年卒福王

時復官東曦字馭初上海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歷知閩金華嵩三縣崇禎五年擢刑科給事中甫拜官即言加派預徵搜括捐助悉苟且之政請興屯塞下以充軍用言路多囚首詔獄請稍加平恕容受直言報聞俄言頃以宣塞私和陛下赫然震怒逮巡撫沈榮罷本兵熊明遇乃監視者王坤方會飲城樓商推和議所需錢幣在坤掌握倘力持不可安從給發即請之朝而沮之亦孰敢擅行坤不得辭扶同罪反上疏云邊烽已熄侈以為功且有或候交代語夫內臣之遣陛下問一用之本非不易之典坤扶同擅盟邊臣倚為護身之符欺蔽當日甚陛下即盡撤各鎮監視猶悔不早坤尚欲請代圖彌縫於去後願陛下立正坤罪盡撤諸中使還京帝言宣

鎮擅和係坤奏發何謂欺隱命調東曦外任御史吳振纓給事中馮元飈等疏救竝切責無何給事中陳贊化以皇子誕生請宥罪復職其同官吳南灝亦救之竝不許謫福建布政司都事稍遷行人司正禮部郎中奉使還里福王時名為給事中東曦已卒

毛羽健字芝田公安人天啓二年進士除萬縣知縣調繁巴縣崇禎元年徵授御史首劾楊維垣八大罪及阮大鍼反覆變幻狀二人遂被斥王師討安邦彥久無功羽健言賊巢在大方黔其前門蜀遵永其後戶由黔進兵必渡陸廣奇險難入七晝夜抵大方一夫當關千人自廢王三善蔡復一所以屢敗遵義距大方止三日而畢節止百餘里地平衍從此進

兵何患不克因畫上足兵措餉方略并薦舊總督朱燮元閔
夢得等帝卽議行後果平賊尋極陳驛遞之害帝令所司痛
革積困爲蘇溫體仁之訐錢謙益也御史黃宗昌備陳科場
本末言體仁熱中枚卜欲割刃謙益遂以結黨二字爲舉朝
陷阱原體仁巧計所以破前此公論之不予且以箝後日言
者之口耳羽健亦憤其朋黨之說上疏曰陛下近者德業雖
益盛而過舉亦時聞如逐言官非美事也拂諫之主猶思護
其名我皇上乃不少介意召對至希邁事也本用以聯上下
交今乃有因而受黜者諸臣聞召攢眉感額以爲畏途枚卜
甚盛事也今以相競而相讒因一人廢鉅典至黨之一字尤
不可開彼附逆諸奸旣不可用勢不得不用諸奸擯斥之人

若以今日之連袂登進者爲相黨而來抑將以昔之鱗次削
奪者爲相黨而去乎陛下不識在朝諸臣與奸黨諸臣之孰
正孰邪但觀天啓七年以前與崇禎元年以後之天下孰危
孰安便自可見今日語太平則不足語剔弊則有餘諸臣亦
何嘗盡負國家哉倘以一夫高張輒疑舉朝皆黨株連蔓引
一網打盡臣惜陛下從千憂百慮中得此清明世界復爲讒
人隳壞也帝責羽健疑揣而以前條陳驛弊原之已疏劾太
常少卿謝陞求巡撫於王永光及推薊鎮則畏而引病以避
後推太僕卿則不病陞永光朋比爲奸宜并罪帝召對文華
殿永光力詆其誣且欲究主使之者大學士韓爌言究言官
非體帝不從已而獲宥帝御文華殿獨召對禮部侍郎周延

儒羽健偕同官李長春田時震上疏曰漢臣有言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今名見不以師濟而以獨侍清問不以朝參而以燕閒更漏已沈閣門猶啓延儒賢者必將形跡自遠不冒昧以就功名如其不然何取於斯人而用之疏入切責羽健既積忤權要其黨思因事去之及袁崇煥下獄主事陸澄源以羽健嘗疏譽崇煥劾之落職歸卒宗昌字長倩即墨人崇禎初為御史首請斥矯旨偽官言先帝賓天在八月二十三日三殿敘功止先一日正宵大漸時豈有安閒出詔之理凡加銜進秩者皆魏武官也得旨敘功冒濫者宜汰宗昌爭曰臣所糾乃矯旨非冒濫也冒濫猶可容矯偽不可貸帝令列名以聞遂列上黃克纘范濟世等六十一人

行罷免帝以列名太多不聽尋劾罷逆黨尚書張我續侍郎呂圖南通政使岳駿聲給事中潘士聞御史王珙俄劾禮部侍郎周延儒貪穢數事帝怒停俸半年既而劾體仁不納二年冬巡按湖廣岷王禋洪為校尉彭侍聖等所弑參政龔承薦等報不以實獄不決者久之宗昌至羣奸始伏辜吏部尚書王永光以宗昌不先劾承薦議鐫其四級遂歸時延儒體仁已柄政矣十五年

大清兵圍即墨宗昌偕鄉人拒守城獲全而子荃中矢死其妻及三妾殉之李邦華薦宗昌未及用而京師陷又二年乃卒莊烈帝初在位銳意圖治數召見羣臣論事然語不合輒訶譴澄城人韓一良者元年授戶科給事中言陛下平臺召

對有文官不愛錢語而今何處非用錢地何官非愛錢之人
督撫監司郡守下至州縣佐貳貢監吏承鮮不以賄進給事
御史及館選亦然知縣則行賄之首用書帕不可數計薦舉
例謝考滿朝覲之費往往至數千金安得不愛錢至科道者
人謂之抹布言其只要他人淨不顧已污也臣兩月內辭却
書帕五百金他人可知乞陛下大爲懲創逮治其尤者追贓
庶可幾不愛錢世界帝大喜召見廷臣卽令一良宣讀欲用
爲僉都御史吏部尚書王永光請令一良指實一良以風聞
謝帝特召令密奏卒無所指帝怒責令再陳一良窘復舉周
應秋問鳴泰等舊事爲言而語多侵吏部帝復召對出其第
一疏示閣臣且宣一良而奏帝欲一良實指當時事而一良
卒以風聞對因大失帝意謂大學士劉鴻訓曰都御史豈可
輕授且叱一良前後矛盾復令指實以奏居數日奏上仍無
所指又撫天啓朝事爲解帝益怒褫其官

吳執御字朗公黃巖人天啓二年進士除濟南推官德州建
魏忠賢祠獨不赴崇禎三年徵授刑科給事中明年正月以
帝視朝稍簡上疏切諫帝摘其中憑臆隨聲語切責之俄請
急除掣簽法務使人地相配議格不行踰月疏言理財先保
民請蠲畿輔加派示四方停免之期俾曉然知息肩有日庶
不至召亂至捐助搜括亦宜速罷毋徒爲貪墨藏奸之藪帝
復以沽名市德責之已劾吏部尚書王永光專務比匪聽王
洽薦用王元雅而封疆悞聽張道濬推舉尹同臯而祖制紊

至同臯兼金之餽不難自標爲例陛下懲貪法嚴而誨貪自
永光始官邪何日正寵賂何日清邪帝褒永光清慎不納其
言俄因風霾陳謹邊防擇守令二事報聞已上重學校敦風
俗諸疏帝皆採納帝以久旱求言執御應詔語極剴切已請
召黃克纘劉宗周鄭鄤忤旨譙讓無何言今日用兵必需餉
然往者敵兵闖入時袁崇煥王元雅擁數百萬金錢數十萬
士馬狼狽失守而史應聘王象雲張星左應選以一邑抗強
敵籌邊不在增兵餉在擇人畿輔東北及秦晉沿邊州縣宜
悉授精敏甲科賜璽書畀本地租賦俾撫練軍民自禦寇盜
邊關文武大吏繕修戰守之外宜兼責以理財如先臣王朝
葉盛輩所爲則客兵可撤而省餉至數百萬矣帝以歲賦留

本地則國用何資不聽已劾首輔周延儒攬權指其私狀元
陳于泰及幕客李元功蔣福昌周素儒等交關爲奸利罪忤
旨切責已疏救魏呈潤李曰輔不納已陳陰陽內外之說言
今九邊中原廟堂之上無非陰氣心膂大臣未必皆君子帝
以其疏中所指陽剛君子無主名令指實執御乃以前所薦
三人及姜曰廣文震孟陳仁錫黃道周倪元璐曹于汴惠世
揚羅喻義易應昌對會御史吳彥芳言執御所舉固真君子
他若侍郎李瑾李邦華畢懋康倪思輝程紹皆忠良當用通
政使章光岳邪媚當斥帝怒其朋比執政復從中構之遂削
二人籍下法司訊時御史王績燦方以薦李邦華劉宗周下
獄而執御等復繼之朝端震駭言官共申救帝皆切責卒坐

三人贖徒三年執御初行取入都延儒遣元功招之不赴後竟劾延儒其學以立誠爲本立朝更著風節久之卒彥芳字延祖歙縣人天啓五年進士授莆田知縣崇禎四年擢御史大凌被圍疏論孫承宗已駁故尚書呂純如辨冤之謬登州用兵請撤監視登島中官至是譴歸久之卒績燦字偉奏安福人天啓五年進士授興化知縣崇禎四年擢御史大凌被圍都下震駭而新令禁邊報抄傳績燦言邊關既有其形中朝何必諱其事致謠言四起民心淆亂惟發抄邸報庶忠盡者得各抒所見不聽尋與給事中鄧英陳奸吏私派之弊已復進賜環起廢容諫三說薦張鳳翔李邦華劉宗周惠世揚遂獲罪屢薦不起卒福王時復官

章正宸字羽侯會稽人從學同里劉宗周有學行舉崇禎四年進士由庶吉士改禮科給事中疏請帝法周孔仁義黜管商富強則太平可坐致報聞禮部侍郎王應熊者溫體仁私人也廷推閣臣望輕不得與帝特命入閣輔政正宸上言應熊見擯廷推何緣特簡今事因多擾變以刻成綜核傷察宜存渾厚奈何復使很傲之人與贊平明之治哉因力詆其狼籍封靡請寢前命帝大怒下獄拷訊御史米助國金光辰龔廷獻給事中范淑泰吳麟徵傅朝佑論救皆不聽竟削籍歸九年冬有詔起廢名爲戶科給事中正宸因言起廢旨屢下而與臣同列名若詞臣劉必達楊世芳等已死乞敕所司速舉帝納之藥廠災壞公私廬舍無算正宸言火於五德爲禮

禮教不修火災乃見陛下臨御初未以沽名市德疑大臣頃大臣救鄭三俊錢謙益忽為是言是一無禮也史堃下吏疏辨抵稱時局思箝衆口又一無禮也朝廷每一番令甲輒增一番私營如吏部郎張樞芳以不謹被黜巧借城工復職非陳啓新任怨抄參則考功之法可以金錢贖矣又一無禮也災異頻仍聖心憂憫而戶部主事李鳳鳴謂善言不可退災星亦一無禮也帝是其言時廠衛務羅織人罪而巡捕武弁從而效之正宸言京師死刑視四方獨多其處決視四方又獨速請申飭廠衛巡捕官帝令司巡捕者回奏氣勢少衰十四年屢遷吏科都給事中周延儒再相中外仰望丰采而門多雜賓正宸其門生也獨不肯附會十五年正旦朝會帝進

延儒等揖之待以師傅禮正宸因言陛下隆禮閣臣閣臣宜積誠以格君心不與中官作緣不憑恩怨起見不以寵利居成功不以爵祿私親暱語皆風延儒及宣大缺總督延儒欲用宣府巡撫江禹緒正宸持不可吏部希延儒指用之正宸復劾其行賄事帝不納延儒欲起江陵知縣史調元正宸止之延儒再召頗得馮銓力欲以守涿功復其冠帶正宸與金光辰力爭事遂寢尋詆兵部尚書陳新甲奸邪薦李繼貞李邦華史可法孫傳庭可代及松山師覆請先正中樞破壞之律然後正行間失陷之條新甲遂獲罪既而會推閣臣失帝意謫成均州語詳李日宣傳福王立召復故官疏請亟檄四鎮分渡河淮與江北山東協力互為聲援且請編素率師駐

蹕淮上時不能用內傳用張有譽爲戶部尚書正宸以有譽雖有望而中旨不宜出抗疏力爭有譽卒以延推用魏國公徐弘基等公疏薦張捷命下部議并議前戶部主事鄒之麟前御史張孫振劉光斗起用正宸分別論諸人稍寬捷而力詆之麟孫振光斗馬士英不悅擬論詰責回奏上獲免尋以安遠侯柳祚昌薦起用阮大鍼正宸又力爭且曰朝廷如此舉動邸報流傳見臣姓名尚挂仕版必相顧駭愕謂負掖垣職掌萬死何辭乞先放臣歸里士英輩忌正宸居言路遂用爲大理丞已見國事日非請假歸魯王監國起吏部左侍郎不受仍署舊官事敗棄家爲僧不知所之

姜琛字如農萊陽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密雲知縣調儀真遷禮部主事十五年擢禮科給事中山陽武舉陳啓新者崇禎九年詣闕上書言天下有三大病士子作文高談孝悌仁義及服官恣行奸慝此科目之病也嘉靖時三途竝用今惟一途而舉貢不得至顯官一舉進士橫行放誕此資格之病也舊制給事御史教官得爲之其後途稍隘而舉人推官知縣猶與其列今惟以進士選彼受任時先以給事御史自待監司郡守承奉不暇剝下虐民恣其所爲此行取考選之病也請停科目以紓虛文舉孝廉以崇實行罷行取考選以除積橫之習而蠲災傷田賦以蘇民困專拜大將俾得節制有司捧疏跪正陽門三日中官取以進帝大喜立擢吏科給事中屢遷兵科左給事中侍郎劉宗周御史詹爾選給事中房之

騏主事朱國壽先後論之歛人楊光先訐其出身賤役及徇私薦故主布政使樊良樞與他納賄狀帝悉不究然啓新所條奏率無關大計御史王聚奎劾其溺職帝怒謫聚奎以僉都御史李先春議聚奎罰輕并奪其職久之御史倫之楷劾其請託受賕還鄉驕橫始詔行勘未上而啓新遭母憂塚因劾其不忠不孝大奸人詐御史李瑞和繼之乃削啓新籍下撫按追贓擬罪啓新竟逃去不知所之國變後爲僧以卒時帝以寇氛未息民罹鋒鏑建齋南城每子夜偕周后往誦佛經移時始返塚上疏諫不報已陳蕩寇二策曰明農業收勇敢帝善其言溫體仁興復社之獄七年未結塚言諸生率闡明經史無可罪而張溥一代著述才齋志以沒宜賁易名之

典時周延儒已復名當國事乃大解初體仁及薛國觀力排異已及建言者延儒至盡反其所爲廣引清流言路亦蜂起論事忌者乃造二十四氣之說以指朝士二十四人直達御前帝適下詔戒諭百官責言路尤至塚疑帝已入其說乃上言陛下視言官獨重故責之獨嚴如聖諭所云代人規卸爲人出缺者臣豈敢謂盡無其事然陛下何所見而云然倘如二十四氣蜚語騰播清禁此必大奸巨慝惡言官不利已而思以中之激至尊之怒箝言官之口逞邪詭之謀人效寒蟬壅蔽主聽誰復爲陛下言天下事者如使耳目旁及邪言亂政若涿州知州劉三聘忽薦罪輔馮銓人情閃爍是非淆亂臣區區之愚不獨爲言官職掌更爲朝廷清治亂之源也先

是給事中方士亮論密雲巡撫王繼謨不勝任保定參政錢天錫因夤緣給事中楊枝起廖國遴以屬延儒及廷推遂得俞旨適帝有爲人出缺論蓋舉廷臣積習告戒之非爲天錫發也塚探之未審謂帝實指此事遂倉卒拜疏而帝於是時方憂勞天下至默告上帝戴罪省愆所頒戒諭詞旨痛切讀者皆感動塚顧反覆詰難若深疑於帝者帝遂大怒曰塚敢詰問詔旨藐玩特甚立下詔獄考訊掌鎮撫梁清宏以獄詞上帝曰塚情罪特重且二十四氣之說類匿名文書見卽當毀何故累騰奏牘其速按實以聞時行人熊開元亦以建言下錦衣衛帝怒兩人甚密旨下衛帥駱養性令潛斃之獄養性懼以語同官同官曰不見田爾耕許顯純事乎養性乃不敢奉命私以語同鄉給事中廖國遴國遴以語同官曹良直良直卽疏劾養性歸功於已歸過於君若陛下無此旨養性不宜誣謗卽有之亦不宜洩請誅養性因請并誅開元養性大懼帝亦不欲殺諫臣疏竟留中會鎮撫再上塚獄言掠訊者再供無異詞養性亦封還密旨乃命移刑官定罪尚書徐石麒等擬塚戍開元贖徒帝謫以徇情飭法令對狀乃奪石麒及郎中劉沂春官而逮塚開元至午門竝杖一百仍繫刑部獄明年秋大疫命諸囚出外收保塚開元出卽謁謝賓客帝怒以語刑部尚書張忻忻懼復禁之獄十七年二月始釋塚戍宣州衛將赴戍所而都城陷福王立遇赦起故官方丁父艱不赴國變後流寓蘇州以卒疾革時語其二子曰吾奉

先帝命戍宣州死必葬我敬亭之麓二子如其言始天錫旣得巡撫御史孫鳳毛疏發其事并劾輔臣陳演帝怒責諸臣陳奏而鳳毛死其子訴冤指國遴枝起設計酖殺之兩人及天錫泣劄職下獄繼謨得留任塚弟垓字如須崇禎十三年進士授行人見署中題名碑崔呈秀阮大鍼與魏大中竝列立拜疏請去二人名及塚下獄盡力營護塚杖畢已死垓口溺灌之乃復蘇後聞鄉邑破父殉難一門死者二十餘人垓疏請代兄繫獄釋塚歸葬帝不許卽日奔喪奉母南走蘇州大鍼得志欲殺垓乃變姓名之寧波國亾獲解久之卒士亮歙縣人崇禎四年進士歷嘉興福州推官擢兵科給事中甫拜命與同官朱徽倪仁禎等謁大學士謝陞於朝房陞言人主以不用聰明爲高今上太用聰明致天下盡壞又曰款事諸君不必言皇上祈籤奉先殿意已決諸人退謂陞誹謗君父洩禁中語仁禎國遴等交章論之斥陞大不道無人臣禮士亮及他言官繼之疏數十上帝大怒削陞籍已而士亮連劾諸督撫張福臻徐世廕朱大典葉廷貴及兵部侍郎呂大器甘肅總兵馬爌事多施行陳新甲主款士亮首劾之又請召舊諫臣姚思孝何楷李化龍張作楫張焜芳李模詹爾選李右讜林蘭友成勇傅元初而亟恤已死者吳執御魏呈潤傅朝佑吳彥芳王績燦葛樞帝頗採納尋論中官出鎮之弊語極痛切周延儒出督師請士亮贊畫軍務延儒獲譴士亮亦削職下獄久之釋歸福王時復官國變後卒

熊開元字魚山嘉魚人天啓五年進士除崇明知縣調繁吳江崇禎四年徵授吏科給事中帝遣中官王應期等監視關寧軍馬開元抗疏爭不納王化貞久繫不決奸人張應時等疏頌其功請以身代死俾戴罪立効開元疏駁之言化貞家貲鉅萬每會朝審輒買燕市少年雜立道旁投熊廷弼瓦礫嗟歎化貞不休以此熒惑上聽今應時復敢爲此請宜立肆化貞市朝化貞卒正法時有令有司徵賦不及額者不得考選給事中周瑞豹考選而後完賦帝怒貶謫之命如瑞豹者悉以聞於是開元及御史鄭友元等三人竝貶二秩出之外開元不赴官久之起山西按察司照磨遷光祿寺監事十三年遷行人司副左降官率驟遷開元以淹久頗觖望會光祿

缺丞開元詣首輔周延儒述已困頓狀延儒適有他事輒命駕出開元大愠會帝以畿輔被兵廣求讜言詔官民欲陳事者報名會極門卽日召對開元欲論延儒次日卽請見帝召入文昭閣開元請密論軍事帝屏左右獨輔臣在開元不敢言但奏軍事而出越十餘日復請見帝御德政殿秉燭獨坐開元從輔臣入奏言易稱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請輔臣暫退延儒等引退者再帝不許開元遂言陛下求治十五年天下日以亂必有其故帝曰其故安在開元言今所講求惟兵食寇賊不揣其本而末是圖雖終日不食終夜不寢求天下治無益也朱子言天下之治在人主方寸間朝廷一二人而已陛下方寸無間若此一二人得人譬治病得良醫

拱手聽而病愈夫陛下臨御以來輔臣至數十人不過陛下
曰賢左右曰賢而已未必諸大夫國人皆曰賢也天子心膂
股肱而任用之易如此庸人在高位相繼爲奸人禍天殃迄
無衰止迨言官發其罪狀誅之斥之已敗壞不可救矣帝與
詰問久之疑開元有所爲曰爾意中有人欲用乎開元辨無
有延儒等跪謝帝曰天下不治皆朕過於卿等何與開元言
陛下令大小臣工不時面奏而輔臣在左右誰敢爲異同之
論以速禍且昔日輔臣繁刑厚斂屏棄忠良賢人君子攻之
今輔臣奉行德意釋纍囚蠲逋賦起廢籍賢人君子皆其所
引用偶有不平私慨歎而已帝責開元有私意開元奏辨延
儒等亦前爲解開元復請徧召廷臣問以輔臣賢否不半日

輔臣心事明諸臣流品亦別陛下若不察將吏徃情面賄賂
失地喪師皆得無罪誰復爲陛下捐軀報國者延儒等奏情
面不盡無賄賂則無有開元復言敵兵入口四十餘日未聞
逮治一督撫帝曰督撫初推人以爲賢數月後便以爲不賢
必欲去之而後快邊方與內地不同使人何以展布開元言
四方督撫率自監司明日廷推今日傳單其人姓名不列至
期吏部出之袖中諸臣唯唯而已旣推後言官轉相採訪而
其人伎倆亦自露於數月間故人得而指之非初以爲賢繼
以爲不賢也帝命之退延儒等請令補牘從之當是時開元
本欲盡發延儒罪以其在側不敢言而延儒慮其補牘謀沮
之禮部郎中吳昌時者開元知吳江時所拔士也語開元令

商之大理卿孫晉兵部侍郎馮元颺兩人責開元曰若所言固當但首輔多引賢者首輔退賢者必盡逐矣開元意動大理丞吳履中至亦以開元言為驟既退昌時復致書言之開元乃止述奏辭不更及延儒他事帝方信延儒又

大清兵未退焦勞甚得奏大怒令錦衣衛逮治衛帥駱養性開元鄉人也雅怨延儒次日即以獄上帝益怒曰開元讒譖輔弼必使朕孤立於上乃便彼行私必有主使者養性不加刑溺職甚其再嚴訊以聞十二月朔嚴刑詰供主謀開元堅不承而盡發延儒之隱養性具以聞帝乃廷杖開元繫獄南京御史孫鳳毛劾楊枝起廖國遴因言開元面奏實二人主之欲令丘瑜秉政陳演為首輔御史李陳玉亦言之帝以開

元已下吏不問十六年六月延儒罷言官多救開元者不報刑部擬贖徒不許明年正月遣戍杭州未幾京師陷福王時起吏科給事中丁母艱不赴唐王自立起工科左給事中連擢太常卿左僉都御史隨征東閣大學士乞假歸汀州破棄家為僧隱蘇州之靈巖久之卒

宋為曾劉蘇州之靈鑑人之平

對太常卿式金器聯史劉五東閣大學士子劉龍其後蘇乘
致東林餘事申丁四選不怯與王自立城工科式餘事申與
既暗對韻表不信與平五日盡丸林州未幾京師劉蘇生劉
云曰不更不問十六平六月或謝謝言言多楚開云蘇以

明史藁

列傳第一百四十三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許譽卿

華允誠

黃紹杰

李世祺

詹爾選

傅朝佑

莊鼇獻
李汝璨

成勇

許譽卿字公實華亭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金華推官天
啓三年徵拜吏科給事中疏言錦衣世職不當濫昇保姆奄
尹織造中官李實誣劾蘇州同知楊姜侵撫按職中旨謂姜
賄譽卿出疏將重譴輔臣力救停俸半年尋力諫立柳非法
不聽楊漣劾魏忠賢譽卿亦抗疏極論略言忠賢大逆不道

跋扈無禮皇上試取漣疏一審閱之視漢之朋結趙燒唐之勢傾中外宋之典兵矯詔謀間兩宮者何異忠賢殆合侯覽王甫王守澄仇士良童貫梁師成任守忠諸奸而爲一人其僭擬陵寢乘輿則又漢唐宋所未見臣敢繼漣之後昧死上言乞毅然乾斷割恩正法疏入忠賢怒甚已復陳時弊言內閣爲政本重地今票擬大權拱手授內廷每有傳諭動成闕帝絲綸之體掃地中旨之燄薰天在廷諸臣譴責接踵萬燦且杖死矣厥衛人犯一奉打問之旨五毒備施邇復用立柳士民槁項而斃者不知凡幾乃又行數十年不行之廷杖至流毒縉紳豈所以昭君德哉宦官不許典兵祖制也今禁旅日繁內操未罷聚虎狼於蕭牆之內逞金革於禁闥之中不爲早除必貽後患疏奏忠賢益怒會逐趙南星高攀龍譽卿偕同列論救遂鐫秩歸崇禎元年起兵科給事中時屢詔起廢而當事者悉忠賢遺黨多方沮抑譽卿力爭已極論魏廣微罪乞榜示朝堂褫其逆魄從之楊鎬王化貞未伏辜東江大將毛文龍擁兵登萊索餉譽卿並劾奏南京給事中陳堯言劾尙書王永光附逆璫不當正銓席帝切責堯言勅言官入告不得據風聞譽卿抗疏力爭已復陳五事規切廷臣甚至都給事中薛國觀以嘗附忠賢恐京察被黜力許譽卿及同官沈惟炳爲東林主盟結黨亂政譽卿上疏自白卽自引去七年起故官歷工科都給事中明年正月流賊陷潁州逼鳳陽譽卿慮其犯皇陵乞急調五千人防禦疏入而鳳陽已

陷皇陵毀焉譽卿痛憤直發本兵張鳳翼固位失事及內閣
溫體仁王應熊玩寇速禍之罪言賊在秦晉時早設總督遏
其渡河禍止西北一隅耳乃侍郎彭汝楠避不肯行又恐別
推一人則樞貳無色百計沮撓尚書鳳翼嘒嘒不敢言有詰
之者鳳翼曰政府不欲設也及賊入楚豫人言交攻不得已
議設侍郎汪慶百又避不肯行乃推極邊之陳奇瑜致鞭長
不及釀成今日之禍非樞臣之固位失事乎流寇發難已久
樞臣因東南震鄰始有淮撫操江移鎮之疏識者已恨其晚
及奉旨則曰不必移鎮臣觀各地方稍有兵力賊即不敢輕
犯鳳陽何地使巡撫早移豈有今日今樞臣以曾請移鎮藉
口撫臣以不必移鎮爲詞則輔臣欲諱玩寇速禍其可得哉

祈急正諸悞國罪少慰祖宗在天之靈帝以苛求責之譽卿
復上疏極論帝仍不問當是時言官吳履中等交章劾體仁
應熊帝慰畱二人譽卿上言今輔臣朝入暮出日取刑名錢
穀瑣事批荅而理亂安危絕無一言且交相贊美恬不爲怪
甲被論乙擬溫旨畱之乙被論甲擬溫旨畱之不曰忠悃則
曰盡畫不曰絕私奉公則曰弘濟時艱不知時事至此忠盡
安在而奉公濟艱者又何事也皇上方下罪已之詔輔臣反
得侈口稱頌乎帝仍不問譽卿又上言曰皇上臨馭有年法
無假貸自庶僚以至大僚譴責時聞乃獨於悞國輔臣不一
致問臣三疏入告無一語請罷斥蓋以黜陟功罪聽宸衷獨
斷而進退廉耻聽輔臣自裁兩月以來輔臣安意入直退食

委蛇今巡撫楊一鵬巡按吳振纓已下詔獄矣輔臣未嘗席
藁待罪謂可超然事外乎昔年劉鴻訓錢龍錫有罪相繼遣
戍豈今日頓廢國法帝終不聽譽卿在天啓時謝陞方爲文
選郎及是陞長吏部而譽卿猶滯垣中以資深當擢京卿陞
希體仁意出之南京大學士文震孟愠語侵陞陞亦愠適山
東布政使勞永嘉賄營登萊巡撫王給事中宋之普家陞等
列之舉首爲給事中張第元所發帝以詰陞言路因欲攻陞
及都御史唐世濟譽卿以世濟恃體仁惡尤甚當先去之會
給事中姚思孝將劾世濟兩人因置陞不劾而御史張纘曾
又獨劾陞陞疑出譽卿及震孟意之普又搆之陞先是福建
布政使申紹芳亦欲得登萊巡撫譽卿曾言之於陞陞遂疏
攻譽卿謂其營求北缺不欲南遷爲把持朝政地并及囑紹
芳事體仁從中主之譽卿遂削籍紹芳逮問遣戍十五年御
史劉達薦劉斯垓姚思孝李汝璨李清楊潤宋學顯詹爾選
喬可聘李右讜成勇等首譽卿給事中楊枝起薦成勇詹爾
選姚思孝瞿式耜吳宗周喬可聘袁愷鄭之玄宋學顯熊開
元何楷吳麟徵等亦首譽卿將起應天府丞帝復令覈議竟
不果用福王立起光祿卿力辭不赴國變後薙髮爲僧久之
卒

華允誠字汝立無錫人曾祖舜欽瑞州知府祖啓直四川參
政允誠早有志行受易於同郡錢一本天啓二年殿試對策
極陳奄寺之害王者不敢進呈宣於二甲乃從同里高攀龍

講學首善書院已與攀龍先後旋里遂受業爲弟子傳其主
靜之學四年春從攀龍入都授都水司主事攀龍去官允誠
亦乞假歸崇禎改元起營繕主事進員外郎明年冬京師戒
嚴分守德勝門四十餘日不稍懈帝微行察知之賜白金及
叙功復加俸一年久之改職方員外郎謝絕請寄門庭肅然
五年六月憤溫體仁閔洪學亂政疏陳三大可惜四大可憂
言三四年來天子焦勞於上羣工執掌於下孜孜日不暇給
而法令滋章臣民解體人才蕩盡根本受傷夫以天子聖德
加之勵精何難坐躋至治乃當事者借皇上剛嚴而佐以舞
文擊斷之術倚皇上綜核而騁其持籌握筭之能遂使和恒
之世競尚刑名清明之躬寢成叢脞以聖主圖治之盛心爲

諸臣鬪智之捷徑可惜者一人臣趨事赴功止此精氣今但
以窺矚微旨爲盡心指摘細瑕爲快意大僚驚魂於回奏諫
臣奔命於守科直指風裁徒較事件長吏考課惟問錢糧遂
使官守言責止歸簿牒之煩吏治民生盡成鈎較之務以多
士修職之精神爲小夫趨承之能事可惜者二廟堂不以人
心爲憂政府不以人才爲重四海漸成土崩瓦解之形諸臣
但有角戶分門之念意見互觴議論滋擾遂使倮倮撫等
於築舍忽用忽舍有若舉碁以興邦啓聖之歲時爲卽聾從
昧之舉動可惜者三人主所以總一天下者法令也喪師悞
國之王化貞何以與楊鎬異辟潔已愛民之余大成何以與
孫元化並逮甚至一事偶誤一言偶拂執訊隨之反使輕猾

者不以捍綱爲懼而矜矯者且以對吏爲榮刑罰不中鈇鉞無威一可憂也國家所恃以爲元氣者公論也直言敢諫之士一鳴立斥指佞薦賢之章非奸則黨不惟不用其言并錮其人又加之罪遂使人人相戒喑默求容是非共蔽忠讒互淆二可憂也國家所賴以爲防維者廉恥也今大臣握重權而有徒隸之心小臣占風氣而鮮特立之槩近者中使一遣妄自尊倨鮮與抗衡羣事阿諂皇上以爲近臣可倚而不知倖竇已開以爲可惟吾操縱而不知其屈辱士大夫已甚貪競成風羞惡盡喪三可憂也國家所藉以進賢退不肖者銓衡也古者丞相之職實兼今之閣部權太重而易以爲奸國朝罷丞相以用人之權歸吏部而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體仁與冢臣洪學以同邑爲朋比惟異己之驅除閣臣兼操吏部之權吏部惟阿閣臣之意造門請命夜以爲常統均大臣甘作承行之吏黜陟大柄祇供報復之私而且遍布私人脈暗通乎南北封疆重寄憂獨遺於君王甚至庇同鄉則逆黨可公然保舉而白簡反爲罪案排正類則講官可借題逼逐而薦剡遂作爰書陛下惡諸臣之欺欺莫大於此矣怒諸臣之擅擅莫專於此矣厭諸臣之黨黨莫固於此矣威福下移舉措倒置四可憂也臣區區之心願陛下尙德緩刑用賢去佞勿以至神至聖之資爲臣下所誤勿以治人治法之大爲奸邪所牽勿過於嚴致士氣人心日趨頑懦勿偏爲任致名流善類永錮清時使臣言得行卽治臣以出位僭越之罪臣

有餘榮矣疏奏朝士共危之允誠亦囑家人以身後事帝疑其受指他人責令回奏允誠乃列上洪學徇私數事言山東巡撫徐從治南京刑部尚書沈演南京右都御史唐世濟皆洪學鄉人其錦衣世廕乃雲南冒功所得并宜追奪且曰體仁生平終臂塗顏廉隅掃地陛下排衆議用之意其悻直寡諧或可倚仗豈知一厠揆路薰灼頓張又有如洪學者爲羽翼必欲收盡天下之私人戕盡天下之善類兩年來無一人敢犯其鋒者臣忠孝自盟豈肯受人指使帝褒體仁純忠亮節而摘其疏中握定機關語再令陳狀允誠復上言二人表裏朋比朝端共知年來政尚綜覈凡外廷一事之悞一言之訛政府無不抉摘小者引罪大者奪官乃兩月以來何獨洪學事事盡善一無可抉摘乎洪學之言口每遇缺員必干請不至者方登啓事也體仁之言曰門生不令推舉也乃溫育仁銅臭小人文義不識部考之卷滿堂掩口而哀然首拔鄧英論沈演而謫誰不知體仁私意而其劾羅喻義止以左右非人一語爲所深恨遂遭斥逐此非事之章明較著者乎帝亦悟兩人同里有私乃奪允誠俸半年而洪學亦旋罷去其冬以省親歸事母色養備至母年八十三而終哀毀骨立服旣闋未及赴京而京城陷福王立起驗封員外郎蒞官十餘日見劉宗周高弘圖徐石麒等悉去位卽引疾歸允誠踐履篤實晚年涵養益粹不以功名利祿動其心周延儒之再召也遣人以京卿啗之拒不應及赴南都馬士英亦先詣卒不

報謝國變後屏居墓田不肯薙髮與從孫尙濂同被執至南京伏法

黃紹杰萬安人天啓五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崇禎元年考選給事中方需次劾南京御史李時馨徐復陽諂附逆奄罷之補授兵科薊遼總督曹文衡與監視中官鄧希詔相訐紹杰上言文衡烈士受內臣指摘何顏立三軍上宜亟更希詔亦不宜畱同官李春旺亦言之帝怒切責二人文衡乃自陳六罪乞罷帝不許而心頗不悅無何文衡以勞疾乞歸遂奪職閒住紹杰居久之屢遷刑科左給事中七年五月久旱求言紹杰上疏曰漢世每逢災異策免三公而宰執亦引罪求罷近因久旱陛下修明政治大納讜言可謂應天以實矣而雨

澤猶未降者蓋天有所甚怒而不解也去歲周延儒罷特召舊輔何如寵中外以爲君子道長轉否爲泰之時乃如寵徘徊道路不至者蓋君子小人不能並立有所疑畏而不肯前耳次輔溫體仁秉政數載上千天和無歲不旱嘆無日不風靈無人不愁怨無地不災異無處不盜賊譬如庸醫已致人垂盡而猶不釋手將遂聽其俱盡乎且體仁秉政旣久窺矚自工中外諸臣悉承其喜怒一人當用則曰此與體仁不合者也一事當行則曰此體仁所不樂聞者也覆一疏則曰懼體仁之意別有所屬也建一議則曰恐犯體仁忌諱撻其兇鋒也凡此皆召變之尤輿情所共鬱者而言出禍隨誰敢爲陛下正告之傳曰小人之使爲國家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

無如之何矣願陛下三復斯言罷體仁以回天意若體仁罷而甘霖不降卽殺臣以正欺君之罪當是時帝方厚眷體仁貶紹杰一秩體仁猶力辨且訐其别有指授紹杰乃上言近廷臣言事卽指及乘輿猶荷優容獨一字涉體仁必遭貶黜毋論往日卽自冬徂春當克鋒者幾人矣誰不愛功名而猥聽人指授耶因列其亂政實跡一不肯設立總督因庇兵部侍郎彭汝楠致失機宜一用貪穢私人胡鍾麟爲職方郎中遂黜李繼貞一囑尙書閔洪學起私人唐世濟爲南京總憲一錮正人瞿式耜等一庇姻婭沈榮以負罪道臣驟擢宣府巡撫致私款辱國輕擬充軍一庇王考丁進磨勘俱從寬典且曰臣所仰祝聖明洞燭體仁奸欺者其說不過兩端下惟

朋黨一語可以箝言官之口挑善類之禍上惟票擬一語可以激聖明之怒蓋僨悞之愆試觀今日災異盜賊誰執其咎將焉用彼相哉帝以挾私求勝切責之體仁再辨復以朋黨爲言紹杰旣奉旨降調復言體仁受銅商王誠金其長子儼受巡撫榮及兩淮巡鹽高欽順等金皆萬餘體仁又用門客王治每事居閒酬以青浦王簿東南之利皆由治轉輸體仁私邸兩被盜失黃金寶玉無筭匿不敢言帝仍切責遂調爲上林苑署丞遷行人司副八年賊犯皇陵紹杰憤復劾體仁悞國召寇帝怒再謫應天府檢校屢遷南京吏部郎中卒福王時復故官

李世祺字壽生青浦人天啓二年進士授行人崇禎三年擢

刑科給事中陳大計之當定者二曰兵食之計民生之計大弊之當釐者三曰六曹之弊在吏胥邊吏之弊在欺隱貪墨之弊在奢靡夏旱帝禱雨未應疏列恤畿甸議催科預儲備三說進帝並納之帝遣中官監視諸鎮給事中宋可久馮元颺宋鳴梧吳南灝常自裕御史姜思睿張應辰刑部主事杜麟徵交章諫帝皆不納世祺上言祖宗立法錢穀兵馬軍民各分事權所以防專擅今內臣入奉天顏出司兵食內廷意旨既得陰伺之外廷事權又得顯操之夫魏忠賢盜弄神器兵馬錢穀之地盡置私人將圖不軌非聖天子踐極害胡可言奈何躬自翦之又復蹈之也且今日之舉良史將書之後嗣將效之踵爲故事必貽社稷憂不納時進言者多獲譴帝

又日親細務任察爲明五年夏月世祺上言江海爲百谷王以其善下今諸臣言苟未當輒蒙詰責詰責不已貶黜隨之言者前瞻後顧恐干嚴譴依阿得策樸直摧心折檻牽裾寧可復見且君職要臣職詳天子一日萬幾神太運則疲精太用則竭一言之謬一事之訛必待聖明摘發無乃主獨勞臣獨逸乎聖人爲治使公孤百職環列任事人君但責其人不侵其事課其效不紊其權恢彌天之網以覆之需歲月之久以安之天子清明無欲獨觀萬化之源則寧謐之理自致奚必效後世察察之治哉帝不能用八月淫雨損山陵昌平地動世祺上言今宇內多故即使雨暘時若天地清寧猶未知禍患所底況警戒叠至乎臣未知陰陽請言人事今輔理者

調燮無聞而精神專爲結知固寵之用統均者衡才鮮術而中外無一緩急可用之人中樞決策大類掩耳盜鈴主計持籌未免醫瘡剝肉此所謂折鼎而覆餗者也州縣迫於功令鞭策不前六曹窘於簿書救過不贍簪筆執簡之臣接跡囹圄考槃適軸之士抗聲鴻舉此所謂跼蹐而泮渙者也一人可議因而疑及衆人則嫫姆西施同在暗室一事可訾因而疑及衆事將伯夷盜跖俱成竊鈇此負塗載鬼之見也黃衣之使頤頤卿貳之堂貂蟬之座雄踞節鉞之上低眉則氣折強項則釁開此陰陽冰炭之漸也至各邊監視之遣已將期月初雖間有摘發究竟同歸模稜效與不效亦可槩見夫地水屬陰宜靜而動宜順而逆皆陰干陽之象也天心示警深切著明伏願撤回各使以明陰不干陽之分然後採公論以進退大臣酌事情以衡量小臣釋疑忌之根開功名之路庶天變可回時艱可濟帝以借端瀆奏切責之給事中陳贊化劾周延儒中有義皇上人語謂聞之世祺帝責世祺回奏則言聞之贊化帝詰責者三四世祺執如初乃已七年正月疏劾大學士溫體仁吳宗達言體仁與舊輔延儒俱爲時論所擯皇上排衆議用之推腹心任之可謂得君專行政久矣自二人輔導以來封疆殘破盜賊充斥民生困瘁凡從來未有之災害無所不有從來未有之弊政無所不行皇上厭薄延儒人心稍快乃獨畱體仁使貽玷黃扉夫延儒僨轅敗犁之新犢也體仁竊銜詭轡之老馬也彼之浮薄易見此之陰賊

切著明伏願撤回各使以明陰不干陽之分然後採公論以進退大臣酌事情以衡量小臣釋疑忌之根開功名之路庶天變可回時艱可濟帝以借端瀆奏切責之給事中陳贊化劾周延儒中有義皇上人語謂聞之世祺帝責世祺回奏則言聞之贊化帝詰責者三四世祺執如初乃已七年正月疏劾大學士溫體仁吳宗達言體仁與舊輔延儒俱爲時論所擯皇上排衆議用之推腹心任之可謂得君專行政久矣自二人輔導以來封疆殘破盜賊充斥民生困瘁凡從來未有之災害無所不有從來未有之弊政無所不行皇上厭薄延儒人心稍快乃獨畱體仁使貽玷黃扉夫延儒僨轅敗犁之新犢也體仁竊銜詭轡之老馬也彼之浮薄易見此之陰賊

難知皇上意其出口傾人似若不顧情面不知其爲人也遠士類昵小人陳贊化所劾李元功吳之瑞等皆體仁私人轉薦之延儒者也陰置儉邪潛通線索窺其尸若無往來問其心實多豁豁誠絕世之奸而大貪之尤矣且屢次瀕死終不萌首丘之念貽書囑子誓不生還此豈有馬革裹尸之誼無非謂恩怨未酬忍死以爲所欲爲耳若宗達者淹淹四載寂寂無聞仰鼻息於他人貪好官之自我真所謂危不持顛不扶焉用彼相者也因并劾兵部尚書張鳳翼溺職狀帝怒貶福建按察司檢校且追罪文選郎吳鳴虞考選非人亦貶三秩御史龔廷獻論救不聽久之起行人司副屢遷太僕寺卿遣祭魯王事竣旋里國變後杜門不出久之卒

詹爾選字思吉撫安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太常博士八年擢御史時詔廷臣舉守令爾選言縣令多而難擇莫若精擇郡守郡守賢縣令自無不賢因請復用侍郎陳子壯推官湯開遠報聞明年疏劾陳啓新且責吏部尚書謝陞尸素忤旨切責大學士錢士升以爭李璡請括富戶疏帝責其沽名引罪乞休去爾選上疏曰近見輔臣職分看詳一疏致奉嚴綸及得李璡疏觀之而後知輔臣不忍不言之情且有不得不疾呼之勢俄而輔臣引咎求黜遽奉回籍之旨夫人臣所以不肯言者其源在不肯去耳今輔臣肯言肯去臣實榮之獨不能不爲朝廷惜此一舉也皇上謂輔臣心膂臣不當疑聖明之主然璡以非理非法事導皇上其端一開大亂將至輔臣

憂心如焚忽奉改擬之命遂爾執奏皇上方嘉許不暇顧以爲疑君要譽耶人臣無故疑其君非忠也乃謂吾君萬舉萬當者第容悅之借名必非忠人臣沽名義所不敢出也乃人主不以名譽鼓天下使其臣爭尸位保寵習成寡廉鮮恥之風亦必非國家利況今天下疑皇上者不少矣將驕卒惰尙方不靈億萬民命徒供武夫貪冒則或疑過於右武穿札與操觚並課非是者弗錄人見賣牛買馬紬德齊力徒使強寇混蹟於道途父兄莫必其子弟則或疑緩於敷文免覲之說行上意在甦民困也而或疑朝宗之大義不敵數萬路費之金錢駁問之事煩上意在懲奸頑也而或疑明啓之刑書能當幾番加等之紛亂其君子憂驅策之無當其小人懼陷累

之多門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或拊心愧恨或對衆欷歔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發憤耳而竟鬱志以去恐後之大臣無復有敢言者矣大臣不敢言而小臣愈難望其言矣所日與皇上言者惟苛細刻薄不識大體之徒似忠似直如狂如癡售則挺身招搖敗則潛形逋竄駭心志而爛耳目毀成法而釀隱憂天下事尙忍言哉祈皇上以遠大宅心以簡靜率憲責大臣弼違之義作言官敢諫之風寧獻可替否毋藉口聖明獨斷掩聖主之謙冲寧進禮退義毋藉口君恩未酬節引身之濡滯臣愚不勝惓惓疏入帝震怒召見武英殿詰之曰輔臣之去前旨甚明汝安得爲此言對曰皇上下大開言路輔臣乃以言去國恐後來大臣以言爲戒非皇上求信意帝

曰建言乃諫官事大臣何建言對曰大臣雖在格心然非言亦無由格大臣止言其大者決無不言之理大臣不言誰當言者帝曰朕如此焦勞天下尚疑朕乎卽尚方劍何嘗不賜彼不能用何言不靈對曰誠如聖諭但臣見督理有參疏未蒙皇上下大處分與未賜何異帝曰書筭騎射非國初取士法乎如督撫討賊自須乘馬豈得御輿有司練鄉勇亦須習射何云強寇混蹟於道途對曰承平時有操弓挾矢者人得執而問之今若人人持弓矢則良否何從辨帝曰父兄教子弟騎射何不可乃云莫必其子弟對曰在時爲子弟者教以規矩準繩猶恐弗率倘責以馳馬試劍若何施約束帝曰刑官擬罪不合朕不當駁乎對曰若爾是刑官不職但當易其人

不當寢其事帝曰汝言一切苟且之政朕如此圖治何云苟且對曰皇上所行乃救時權宜若揆以中正之道未免爲苟且帝曰汝以何者爲苟且對曰加派帝曰加派因賊未平若賊平何難停汝尚有言乎對曰搜括抽扣亦是帝曰此供軍國之用非輸之內帑汝更何言對曰卽捐助亦是帝曰本令願捐者聽何嘗強人時帝聲色俱厲廷臣在旁皆震懾而爾選詞氣不撓帝又詰發憤諸語及帖黃簡略斥爲欺罔命錦衣提下爾選叩頭曰臣死不足惜皇上幸聽臣事尚可爲卽不聽亦可畱爲他日思帝愈怒罪且不測諸大臣力救乃命繫於直廬明日下都察院議罪議止停俸帝以語涉誇詡並罪視草御史張三謨令吏部同議請鑄五級以雜職用復不

許乃削籍歸自後言者屢薦皆不聽十五年給事中沈迅左懋第相繼薦有詔召還未及赴而都城陷福王立首起故官未上羣小用事憚爾選鯁直令補外僚遂不出國變後又十二年而終

傅朝佑字右君臨川人幼有孝行嘗割股愈父疾萬曆中舉鄉試第一師事鄒元標天啓二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崇禎三年考選給事中方需次值永平初復列上善後七事帝採納之尋補授兵科明年八月疏劾首輔周延儒陰擅威福明毒忠良以機械變詐之心運刑名督責之術見佞則加之膝結袁弘勛張道濬爲心腹遇賢則墜之淵擯錢象坤劉宗周於草莽傾陷正士加之極刑曰上意不測也攘竊明旨播之

朝右曰吾意固然也陛下因旱求言而彼恐其揚已過故削言官以立威陛下愼密兵機而彼用以箝人口故挫直臣以休衆先年論其罪惡者今皆安在而親知鄉曲布列要津是豈大臣之道耶忤旨切責及中官王坤詆延儒朝佑言坤未嘗操彈劾權不宜侵閣臣而延儒當遣內臣之始舉朝力諫不肯以去就爭皆有罪不納給事中章正宸莊鼇獻言事獲譴抗疏救之屢遷工科左給事中疏陳當務十二事一納諫二恤民三擇相四勿以內批用輔臣五勿使中官司彈劾六勿令法外加濫刑七止緹騎八停內操九抑武臣驕玩十廣起廢十一勅有司修城積粟十二講聖諭六條旋出封益藩事竣還里九年卽家進刑科都給事中還朝愆期爲給事中

陳啓新所劾貶秩調外未行疏論溫體仁六大罪略言人君治天下之道曰明曰斷人臣相天下之道曰虛曰公數年以來彈劾首輔體仁者章滿公車而皇上曾不決去之體仁則非惟不去也凡有言者必多方斥逐如吳執御魏呈潤劉宗周吳家周黃紹杰王績燦李曰輔詹爾選胡江周鏞等不可得罪於天子陛下當邊警時特簡入閣望其匡扶社稷乃不正心誠意以聖賢之道事吾君而專務督責刻尚刑名窺陛下意在振作彼則借以快恩仇窺陛下治尚精明彼則託以張威福至陛下慎重用人屢推屢駁彼且揚言曰非我薦不用亦負恩極矣一日得罪於祖宗鳳陽昌平皆毓靈之地體

仁秉國數年曾無綢繆之計致兩地失守生靈被殃何以塞天下口乎一日得罪於天地燮理之事必責三公體仁入相以來日月交食星辰失行太白經天風霾數見且四方皆旱五穀不登地震河決城陷井枯而體仁乃日尋私情圖報睚眦安望其少知愧悔以逭天誅也一日得罪於封疆封疆之事在明功罪今強敵內逼大盜四起高麗且告陷矣體仁猶冒賞冒廕以致中外解體庶民有口何可掩也一日得罪於聖賢國家以科目取士垂三百年體仁因其子爲復社諸生所斥募人糾彈牽連不已又議裁減入學額有漸罷科目之勢是焚書坑儒將見於今矣一日得罪於身心天地生人各有良心聖賢垂訓無論天理體仁陷文武臣僚數百幾滿獄

豈良心盡昧甘欺君罔上抑亦徇私害正習以成性也伏願皇上大施乾斷速去體仁母以天變真不足畏母以人言真不足恤母以體仁之督責逢迎爲必可任母以一己之精明嚴密爲必可恃母以李汝璈之忠言爲逆耳母以許自表之直糾爲沽名母以劉宗周易應昌等忠清執法之臣爲可廢卹天下死難之忠節以鼓士氣復天下削奪之冠帶以收士心體天下大小之臣僚以課實功聘天下道德之高賢以咨治道大赦天下速更苛政省刑薄斂布德行仁庶倒懸可解太平可致也帝怒除其名下吏按治踰月體仁亦罷中官杜勳重朝佑令其上疏請罪而已從中主之可復故職朝佑不應十一年冬國事益棘獲罪者滿囹圄朝佑乃從獄中上疏

爲請寬恤語過激會有邊警未報也明年春責以顛倒賢奸撓亂國是恣意訕侮命廷杖六十創重而卒福王時復故官鼇獻字任公晉江人崇禎六年由庶吉士改兵科給事中其冬上太平十二策中極論東廠之害忤旨貶浙江布政司照磨福王時起故官久之卒汝璈字用章南昌人崇禎時爲刑科給事中數有所論建十年閏四月久旱求言陳回天四要論財用政事之弊請召劉宗周魏呈潤詹爾選李化龍等而末言八九年來干和召災之事始於端揆積於四海無怪天地災變叠出而未已觸帝怒令回奏者再下獄按治削籍歸京師陷衰絰北面哀號作祈死文卒福王時復官成勇字仁有安樂人天啓二年會試答策極言宦官之禍被

放又三年成進士同年生邀謁魏忠賢持不可授饒州推官
謁鄒元標於吉水師事之中使至知府以下俱郊迎勇獨不
往且捕筭其從人中使將愬之忠賢會敗獲免丁內外艱歷
開封歸德二府推官流賊攻歸德乘城守擊敗之崇禎十年
行取入京時變考選例優者得為翰林公論首勇而吏部尚
書田唯嘉為任濬地抑勇及他寡援者二十三人為部曹勇
得南京吏部主事輿論大譁勇恬然不數日即辭朝去明年
二月帝御經筵問講官保舉考選得失諭德黃景昉訟勇及
朱天麟屈講官羣和之帝親策諸臣天麟得翰林濬亦得御
史而勇以先赴南京不獲與尋用御史涂必泓言授南京御
史楊嗣昌奪情入閣黃道周何楷林蘭友劉同升趙士春言

之咸獲譴勇憤其年九月上疏曰禮莫大於倫倫莫大於君
親未有不知君親而可齒於人類者也況儼然秉國之鈞天
子是毗者乎嗣昌謂古列國之君臣可得而避今一統之君
臣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三年之喪可行於古不可行於今
也嗣昌所引者何代之經所遵者何國之典信如其言是凡
為臣者皆不當終三年喪終則為後君為不臣先聖之詩書
可焚先王之典禮可廢不舉人類化為禽獸不止畱一嗣昌
而生天下不臣不子之心何如去一嗣昌而樹萬世為臣為
子之鵠嗣昌豈以一身去畱係社稷安危耶秉樞兩年一籌
莫展邊警頻告流寇披猖無問其經濟矣清議不畏名教不
畏先聖之訓詞萬世之是非不畏無問其品望矣嗣昌去則

所全者大既盡子道亦完臣節不則既為今日之賊子必為他日之亂臣且既不知有父矣又執猶子之誼事程國祥以其為父同年讓行讓坐何薄於親而厚於親之友耶疏入帝大怒命削籍提訊刑官擬杖徒不許嗣昌疏救亦不納乃擬遣戍命詰主使姓名勇獄中上書言臣十二年外吏數十日南臺無權可招無賄可納不知有黨帝怒切責竟戍寧波衛中外薦者十餘疏皆不召最後用劉宗周張瑋言命吏部覆議久之執政合詞請擢用命刑部核奏請復故官帝以勇宥罪方新不當復職命以他官用甫聞命而京師陷福王時起御史不赴後披緇為僧越十五年而終

明史藁

列傳第一百四十三終

明史藁

列傳第一百四十四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馬世龍

尤世威

侯世祿

李 卑

祖 寬

張任學

沈有容

張可大

賀虎臣

秦良玉弟民屏

龍在田

馬世龍字蒼元寧夏人由世職舉武會試歷宣府遊擊貌魁梧多膂力天啓二年孫承宗署兵部有薦其才者超授永平副總兵使過關陞見承宗與語奇之薦授署都督僉事充三屯營總兵官及承宗出鎮令山海總兵江應詔定軍制應詔

先受尚方劍權尊駭不任事承宗薦世龍代之俾領中部調
總兵王世欽尤世祿分領南北二部明年正月以世龍權輕
請賜尚方劍實授府銜且極言文臣監制之害帝可之承宗
乃築壇拜世龍大將代行授鉞禮軍馬錢穀悉屬之尋定分
地世龍居中駐衛城世欽南海世祿北山並受世龍節制兵
各萬五千人世龍感承宗知頗盡力承宗令茅元儀造戰車
獨世龍解其意出已費盡改舊車爲偏廂與承宗定計出守
關外諸城規模漸定四年巡撫喻安性偕世龍及袁崇煥東
巡廣寧世龍又與崇煥世欽航海抵蓋套相度形勢而還五
防叙勞加右都督當是時承宗統士馬十餘萬用將校數百
人歲費軍儲數百萬諸有求於承宗者率因世龍不得則大
怨而世龍貌偉中實怯忌承宗者多擊世龍以撼之承宗抗
辯於朝曰人謂其貪淫朕削臣敢以百口保其必無帝以承
宗故不問至五年九月世龍部將敗沒於耀州鹽場攻者益
衆耀州在三岔河南有降人劉伯瀝者來言城內虛可襲取
也且難民數萬日夜望官軍至世龍信之遣前鋒副將魯之
甲參將李承先率師往檄水軍游擊金冠以舟濟師冠違令
不至師次柳河得六漁艇以濟三日濟八百騎營泥淖中
大清守將出擊殺二將騎皆不返言官交章劾嚴旨切責令
戴罪圖功魏忠賢方以清君側疑承宗其黨攻世龍者因并
及承宗承宗不安其位而去以兵部尚書高第來代職方主
事徐日久者先佐第撓遼事及從第贊畫力攻世龍世龍已

陰結忠賢反削日久籍其冬世龍亦謝病去崇禎元年王在晉爲尚書世龍上疏極論其罪有詔逮世龍久不至在晉罷始詣獄二年冬都城戒嚴刑部尚書喬允升薦世龍才詔圖功自贖無何祖大壽師潰京師大震承宗再起督師以便宜遣世龍撫諭馳至關大壽果聽命及滿桂戰死遂令世龍代爲總理賜尚方劍盡統諸鎮援軍三年正月四日大清兵拔永平八日拔遷安灤州及先所拔遵化皆兵守之而分兵攻山海關世龍集諸將議曰敵方專力於東大壽與相持我輕兵襲遵化進師三屯與大壽尅期會戰使首尾不相顧庶諸城可復副將官惟賢遊擊張奇化等八人慨然請行兵交惟賢奇化皆敗死餘衆退保石門臺頭間頃之

大清兵攻馬蘭谷守將金日觀告急世龍遣參將王世選等援之城獲全二月世龍偵

大清兵將南下發遊擊曹文詔等扼玉田初八日遇洪橋力戰

大清兵乃還三月世龍督文詔等戰大塹山轉鬪三十餘里漸近遵化城中出兵援乃引退錄先後功進左都督時四城失守已三月承宗大壽隔關門與世龍諸軍聲息斷帝急召四方兵勤王昌平尤世威薊鎮楊肇基保定曹鳴雷山海宋偉山西王國樑固原楊麒延綏吳自勉臨洮王承恩寧夏尤世祿甘肅楊嘉謨所將皆諸邊銳卒內地則山東河南南都湖廣浙江江西福建四川諸軍亦先後至並壁薊門觀望不

進給事中張第元上言世龍在關數載績效無聞非若衛霍之儔功名足以服人也諸帥宿將非世龍偏裨欲驅策節制誰能甘之師老財匱銳氣日銷延及夏秋將有不可言者帝以世龍方規進取不納其言時

大清兵所下城邑無意堅守大壽於五月十日薄灤州明日世龍等以師會又明日復其城十三日遊擊斬國臣復遷安我

大清守永平者亦旋師明日副將何可綱遂入永平又二日別將復遵化閱五月四城始復論功大壽最世祿次之世龍加太子少保廕本衛世千戶是年八月復謝病歸六年五月插漢虎墩兔合套寇犯寧夏總兵賀虎臣戰歿詔起世龍代

之世龍生長寧夏習其形勢爲大修戰備明年正月二部人犯遣參將卜應第邀擊大破之斬首二百有奇踰月套寇犯賀蘭山世龍遣降丁潛入其營馘其長撒兒甲斬級如前世龍多收套衆巡按御史范復粹疑之言於朝有詔詰責世龍言臣收降正以疑插部也所收三百五十人先後殺敵甚夥其形跡已攜不足爲慮帝許之未幾插部大舉入犯世龍遣副將婁光先等分五道伏要害而已中道待之夾擊斬首八百有奇巡撫王振奇亦斬三百餘級寇復犯河西玉泉宮世龍復邀斬五百餘其年七月犯棗園堡世龍又大敗之俘斬一千有奇軍令斬首百二十級爲大捷告廟稱賀世龍半歲中屢奏捷威名震西塞然是時插套二部勢弱故世龍易以

見功也無何卒於官年止四十餘後論功贈太子太傅世鐸
衣僉事賜恤如制

尤世威榆林衛人與兄世功弟世祿並勇敢知名天啓中世
威積官建昌營參將調守牆子路七年遷山海中部副總兵
寧遠告警從大帥滿桂赴援力戰城東有功增秩受賜崇禎
二年擢總兵官鎮守居庸昌平其冬京師戒嚴命提兵五千
防順義俄命還鎮防護諸陵四年十二月代宋偉爲山海總
兵官積資至左都督七年我

大清兵入宣府命偕寧遠總兵官吳襄馳援總督張宗衡與
議進兵方畧襄厲聲曰我軍止外貌可觀耳一交鋒悔何及
二將遂擁兵不進事平爲兵科常自裕等所劾並褫職論戍

未行會流賊躡河南詔世威充爲事官與副將張外嘉分統
關門鐵騎五千往勦明年正月賊陷鳳陽世威以二千五百
騎赴之抵亳州會總督洪承疇出關討賊次信陽命世威趨
汝州甫二日承疇亦至時賊見河南兵盛悉奔入關中承疇
將入關征討乃大會諸將令分防汝雒諸要害以世威所將
皆勁旅令與參將徐來朝分駐永寧盧氏山中以扼雒南蘭
草川朱陽關之險戒之曰靈陝賊所出入汝勿懈及承疇旣
入關賊避之而南復由藍田將走盧氏扼於世威仍入商雒
山中來朝所部三千人不肯入山大譟雖撫定軍心遂不固
後賊至來朝逃一軍盡亡世威軍暴露久大疫與賊戰失利
世威及遊擊劉肇基羅岱俱負重傷衆大潰賊遂越盧氏走

永寧事聞命解任候勘十年宣大總督盧象昇言世威善撫士曉軍機徒以數千客旅久戍荒山水土失調疾疫大作遂致失利今當用兵時棄之可惜乃命赴象昇軍自效及象昇戰歿自免歸十五年以廷臣薦命與弟世祿赴京候調比至召對中左門復告歸明年十月李自成陷西安傳檄榆林招降總兵官王定懼率所部精卒棄城走時巡撫張鳳翼未至城中士馬單弱人心洶洶布政都任亟集副將惠顯參將劉廷傑等議城守世威與甲居諸帥王世欽世國侯世祿拱極王學書李昌齡輩咸與焉昌齡故延綏總兵寓居榆林者衆推世威爲主帥分陴固守無何賊十萬衆陷延安下綏德復遣使說降廷傑大呼曰長安雖陷三邊如故賊皆中州子弟

殺其父兄而驅之戰必非所願榆林天下勁兵一戰奪其氣然後約寧夏固原爲三師迭進賊可平也衆曰將軍議是世威奮曰受國厚恩敢忘報稱諸公旣見推指麾三軍惟老夫是任世欽前曰我輩世叨國恩豈爲賊下礪兵秣馬予請一戰於是都任令於軍曰壯士一聽尤將軍違者殺無赦乃歃血誓師簡卒乘繕甲仗各出私財佐軍守具未備賊已抵城下出戰敗之廷傑募死士乞師套部其衆將至賊分兵拒却之攻城益力官軍力拒賊死無算益衆來攻守七晝夜賊乃穴城置大礮轟之城遂破世威等猶督衆巷戰婦人豎子亦發屋瓦擊賊賊屍相枕藉旣而力不支任死之侯世祿父子及學書俱不屈死世威世欽世國昌齡並被執賊怒廷傑勾

套部磔之至死罵不絕口顯亦被執大罵賊賊惜其勇繫至神木服毒死縛世威等獻自成自成坐秦王府欲降之四人不屈膝自成曰諸公皆名將助我平天下取封侯可乎衆罵曰汝驛卒敢大言侮我自成笑前解其縛世欽唾曰驛卒毋近前汙將軍衣自成怒皆殺之世欽大將威子官都督僉事與蕭如薰白兆慶分練三大營軍遷都督同知孫承宗設山海三大將用爲左部總兵官言官欲去承宗先擊世欽遂謝病去崇禎八年洪承疇起之家擊李自成有功卽謝歸十六年召對中左門未及用而歸遂死於賊世國威弟保定總兵官繼子由柳溝總兵官罷歸甫數日竟拒賊以死世威從弟翟文爲靖邊營副將嘗從洪承疇追闖王於鳳翔之官亭大

敗之斬首七百餘級至是率敢死士出南門奮擊殺傷過當中矢死又有尤岱者由部卒起家至山海鐵騎營參將數有功忤上官棄職歸守水西門城陷自殺廷傑旣死其父副使彝鼎聞之不哭曰吾有子矣其弟廷夔收兄屍亦自投閣死一時同死者督餉戶部員外郎王家祿自剄死里居戶部主事張雲鶚不屈死指揮崔重觀自焚死傅佑與妻杜氏自縊死中軍劉光祐罵賊死材官李耀善射矢盡自刎死同營李光裕趣家人死亦自刎死張天叙焚其積貯自縊死指揮黃廷政與弟千戶廷用百戶廷弼奮力殺賊同死千戶賀世魁偕妻柳氏自縊死參將馬鳴節聚妻子室中自焚死里居戰死則山海副總兵楊明定邊副總兵張發孤山副總兵王永

祚西安參將李應孝在官死事則遊擊傅德潘國臣李國奇
晏維新陳二典劉芳馨文侯國中軍楊正韓柳永年旗鼓文
經國守備尤勉惠漸賀大雷楊以偉指揮李文焜文燦而副
將常懷李登龍遊擊孫貴尤養鯤守備白慎衡李宗叙亦以
守鄉土遭難諸生則陳義昌沈濬沈演白拱極白含章罵賊
死張連元連捷李可柱胡一奎李蔭祥自經死一城之中婦
女死義者數千人井中屍滿賊遂屠其城榆林爲天下雄鎮
兵最精將材最多然其地最瘠餉又最乏士常不宿飽乃慕
義殉忠志不少挫無一屈身賊庭其忠烈又爲天下最事聞
天子嗟悼將大行褒恤以國亡不果

侯世祿榆林人由世職累官涼州副總兵遼事亟詔擢總兵
官提兵赴援世祿於諸將中稱精悍爲經畧熊廷弼所知及
袁應泰代廷弼亦倚任之天啓元年應泰將復撫順清河議
用大將十人以世祿及姜弼梁仲善各將兵一萬主清河未
行而我

大清兵拔瀋陽逼遼陽世祿弼仲善與李秉誠朱萬良屯兵
演武場力戰仲善陣亡萬良敗奔爲叢矢所中死弼戰尤力
與世祿俱負重傷潰圍得出秉誠亦敗還遼陽遂破巴而論
罪世祿以傷重命立功自効尋用爲固原總兵官六年以軍
政拾遺罷明年寧錦告警有薦其才者命率家丁赴關聽調
旋命出守前屯甫至令以故官鎮山海崇禎元年移鎮宣府
明年冬率師入衛與

大清兵遇於順義潰再遇德勝門復潰世祿被劄部卒剽民間奔還鎮事聞當重坐以傷重命戴罪立功已而被劄法司當大辟以勤王先至減死戍邊巡撫郭之琮亦削籍九年八月京師被兵率子弟從軍叙功免戍還籍廷臣多推薦迄不復用及賊兵臨城與子拱極固守新添門城陷父子見執俱不屈死拱極歷官參將常從總兵尤世祿破賊河曲有功九年冬任山海總兵官十二年正月我

大清兵入畿輔拱極率精騎二千躡至邯鄲遇伏敗負重傷尋謝病去十六年詔舉將才廷臣多推拱極既入都與王洪王世欽尤世威召對中左門旋遣還卒與父同死

李卑字侍平榆林人初爲神木千總以功擢守備天啓初總督王象乾設薊鎮車營五以卑爲都司僉書統西協後車營遷山海關遊擊坐事罷歸崇禎二年陝西巡撫劉廣生議討延慶回賊三道進兵命卑偕遊擊伍維藩等自西入合鞬幾盡卑簡精騎二百追奔兩晝夜行四百里抵保安寧塞連破之共獲首功一千有奇旋起延安參將是時羣盜大起延安爲甚卑連敗之富家灣松樹屯四年神一元陷保安卑與寧夏總兵賀虎臣守延安賊不敢犯尋擢孤山副總兵譚雄犯安塞知縣柴國弼固守積勞死城陷賊縱掠去已復入據其城卑與王承恩擊降雄戮之斬首五百三十餘級混天猴旣殺參政張允登五年春陷宜君鄜州其夏攻合水卑及參將馬科追至甘泉山七月及之延水關斬首六百二十餘級其

地東限黃河賊溺死者無算科部卒斬混天猴以獻初卑及遊擊吳國俊等斬賊魁三人於甘泉橋子溝及曹操突破宜川卑馳至操走尋勦賊固原斬其魁薛仁貴等三人時陝西賊多流入山西詔卑及賀人龍各率部卒千隸總督張宗衡麾下會王自用陷遼州聞官兵至棄城去六年春諸軍入城多殺良民冒功卑獨嚴戢其下無所擾已敗賊陽城之郎家山又與艾萬年連敗之南獨泉土河村復敗之茆壩村賊入濟源山中巡撫許鼎臣檄卑萬年擊卑破之天井關七月臨洮總兵曹文詔改大同命卑代署其事協討河北賊加都督僉事數有功其冬賊盡走河南卽命卑援勦七年春敗賊內鄉馳至光化與楚兵敗賊蓮花坪白溝坪實授臨洮總兵官討賊湖廣賊多聚鄖襄盧象昇方倚卑辦賊六月卒於官卑善持紀律所至軍民安堵爲人有器度當倉猝鎮靜如常贈右都督賜祭葬

祖寬遼東人少給事祖大壽家從軍有功累官寧遠參將勇敢善戰部卒多塞外降人所向克捷崇禎五年七月叛將李九成等圍萊州急詔發關外兵討之寬與靳國臣祖大弼張韜率兵抵昌邑巡撫朱大典獲賊書約寬等爲內應以示寬等皆誓滅賊以自明乃用寬國臣爲前鋒至沙河寬五百騎遇賊兵三千引却會國臣至拔刀大呼直前寬大弼韜咸殊死戰大敗賊兵逐北抵城下立解萊州圍韜降丁原名海參代最驍勇國臣善規陣嘗曰塞上交兵茶頃勝負已分一切

古法無所用是月晦進兵黃縣賊傾巢出戰寬等復大敗之遂與劉澤清等築長圍以困登州明年二月賊始平語詳大典傳寬以解圍功進都督僉事再叙功世應外衛副千戶進副總兵八年秋命爲援勦總兵官督關外兵三千討流賊十月至河南巡撫陳必謙監紀推官湯開遠令與左良玉抵靈寶至則挫張獻忠於焦村無何高迎祥李自成至與獻忠合攻闕鄉寬赴救賊解而趨靈寶斷良玉寬軍不相應遂東陷陝州攻洛陽良玉寬至迎祥自成獻忠皆走良玉追迎祥而寬分擊獻忠夜督副將祖克勇等趨葛家莊黎明遇賊先登整齊王軍大潰奔嵩縣九臯山寬伏二軍於山溝以誘之賊趨下伏發斬馘九百有奇尋與副將劉肇基羅岱遇賊汝州圯料鎮復大敗賊伏屍二十餘里斬馘千六百有奇獻忠憤合迎祥自成兵與寬戰龍門白沙截官軍爲二寬自斷後士卒殊死鬪自晨迄夜分復大捷斬馘一千有奇迎祥自成乃走窺光州寬督副將李輔明躡賊後與副使戴東旻合於信陽賊走攻確山寬等馳救大破之斬馘五百八十有奇自成等遂東走廬州攻圍七晝夜明年正月寬等至賊奔全椒遂圍滁州南京太僕卿李覺斯知州劉大鞏禦之賊死無算乃裸淫村婦女數百斷其頭露下私爲厭勝術城上發砲輒炸或暗不鳴覺斯等取圍踰外嚮砲乃可用賊計窮空營出掠而寬等諸軍至寬大呼諸軍無不一當百自晨至晡賊大敗從城東五里追至關山之朱龍橋橫屍枕籍水爲不流時總

理盧象昇親督戰謂所殺多良民愾歎寬大愠牽象昇衣請往驗象昇謝乃已二月又從象昇破賊七頂山殲自成精卒殆盡象昇遂移軍南陽命寬備鄧州會賊渡漢江入鄖襄餘衆三萬匿內鄉浙川山中象昇命寬與祖大樂等入山搜討邊軍慙勇飲食嗜欲異他卒不可繩以法往時官軍多關中人與賊鄉里臨陣相勞苦拋生口棄輜重卽縱之去謂之打活仗邊軍不通言語逢賊卽殺故多勝然所過焚廬舍淫婦女恃功不戢又利野戰憚搜山且見賊遠竄非旬朔可定自以爲客將無持久心寬卒方過河諫而逸象昇激勸再三始聽命至黨子口仍按甲不動而總兵李重鎮素懼怯冀卸責衆益思歸象昇乃力陳入山搜勦之難請令寬重鎮赴關中討賊會總督洪承疇亦請之寬等遂移軍陝西隸承疇麾下八月京師被兵召入衛錄滁州功進右都督賚銀幣事定詔赴寧遠協守十一年冬

大清兵入畿輔詔寬率師援及山東告急寬逗遛明年正月濟南失守褫職被逮坐失陷藩封棄市寬敢戰有功稱良將性剛使氣不爲文吏所喜卒致大辟莫爲論救帝在位總兵官被戮者十有四人元年大同渠家楨三年薊鎮張士顯山西張鴻功十年薊鎮李國梁十二年薊鎮吳國俊陳國威李重鎮山東倪寵及寬十四年河南王紹禹十五年大同王樸保定楊德政陝西賀人龍十六年薊鎮薛敏忠諸人多麗死法獨寬之死人頗謂失刑云

張任學安岳人天啓五年進士授太原知縣以才調榆次崇禎四年舉治行卓異入爲御史陳蜀中私稅催科訟獄三大苦帝爲飭行出視兩浙鹽法數條奏利弊八年流賊陷鳳陽巡按吳振纓被逮簡才望御史代之遂命任學往還朝復按河南監軍討賊時羣盜縱橫而諸將縮朒不敢擊任學慨然曰事不辭難臣職也賊勢如此我輩雍容坐鎮耶十一年二月遂上疏極詆諸將請易武階親執干戈爲國平賊帝壯之下吏兵二部及都察院議諸臣以文史無改武職者請仍以監軍御史兼總兵事帝不從命授署都督僉事爲河南總兵官河南舊無總兵左良玉陳永福並以客兵備援勦至是大將特設而麾下無一官兵部乃以署鎮許定國兵授之使參

將羅岱爲中軍岱健將屢著戰功任學倚以自強時熊文燦專主撫劉國能張獻忠俱降羅汝才馬進忠李萬慶等躡中原如故河南人據塢壁自保者數十賊悉摧破之踞息縣光州磔人投汝水水爲赤任學不能大創也進忠勢衰佯求撫文燦及巡撫常道立許之乘間逸去事聞任學與文燦道立並鐫秩七月任學督岱等赴羅山合左良玉軍擊汝才萬慶及紫微星順義王大敗之追奔五十里斬首一千四百有奇獲黑虎狼滿天星賊奔遂平九月進忠寇開封至瓦子坡岱奮擊賊盡棄輜重遁入大隗山獲其妻子其冬京師戒嚴任學入衛道謁文燦言獻忠狼子野心終爲國患我以勤王爲名出其不意可立縛也文燦不能用抵畿南有詔却還巡撫

道立調良玉兵於陝州賊乘盧氏虛遁入內鄉浙川爲文燦所劾明年除道立名任學亦鐫一秩遊擊宋懷智都司孔道興再破賊陳州部將王應龍尤之龍等破賊襄城五戰皆勝副將岱與應龍懷智等復破賊葉縣十日奏八捷帝詔所司核實已又挫賊裕州而是時總兵孫應元黃得功統京軍討賊屢奏大捷凱旋錄功任學亦叙復二秩尋與左良玉陳洪範楚李萬慶於內鄉萬慶方降獻忠已叛文燦盡調河南軍援勦獨任學留汝南川貴總督李若星論文燦主撫之謬請復任學原官攝行大將督察軍事不從七月獻忠合汝才自房縣西走岱偕良玉追之良玉令岱爲前鋒已隨其後至羅猴山軍乏食賊伏兵要害岱與副將劉元捷鼓勇直上伏四起岱馬足絀於藤抽刀斷之蹶而復進乃棄馬步鬪久之矢盡陷於賊良玉軍亦大敗事聞任學坐褫職十五年言官請起廢任學與焉未及用而卒

沈有容字士弘宣城人僉事寵之孫也幼走馬擊劍好兵畧舉萬曆七年武鄉試謁薊遼總督梁夢龍用爲昌平千總以才受知總督張佳胤調薊鎮東路轄南兵後營十二年秋朶顏長昂以三千騎犯劉家口有容夜半率健卒二十九人迎擊身中二矢卒死七人寇亦退斬首六級而還由是知名遼東巡撫顧養謙召麾下俾練火器十四年從李成梁出塞抵可可毋林斬馘多明年再出亦有功成梁攻北關有容陷陣馬再易再斃卒拔其城錄功世廕千戶遷都司僉書守浮屠

谷從宋應昌援朝鮮乞歸日本封事壞福建巡撫金學曾欲用奇搗其穴起有容守浯嶼銅山二十九年倭掠諸寨有容擊敗之踰月與銅山把總張萬紀敗倭彭山洋倭據東番有容守石湖謀盡殲之以二十一舟出海多沒於風過澎湖存十四舟與倭遇格殺數人縱火沉其六舟斬首十五級奪還男婦三百七十餘人倭遂去東番海上息肩者十年捷聞文武將吏悉叙功有容賚白金而已西洋有紅毛番者名和蘭國克悍善戰三十二年七月其長韋麻郎駕三大艘至澎湖求互市稅使高宗召之也有容白當事自請往諭見麻郎論說盜起麻郎呼索使者索還所賂索金揚帆去改僉書浙江都司由浙江游擊調天津遷溫處參將罷歸四十四年福建

中倭巡撫黃承元請特設水師起有容統之襲禽倭東沙羣招降巨寇袁進李忠散遣其衆泰昌元年遼事棘始設山東副總兵駐登州以命有容天啓改元遼瀋相繼覆熊廷弼建三方布置之議以陶朗先巡撫登萊而擢有容中軍都督僉事充^撫兵官登萊遂爲重鎮八月毛文龍有鎮江之捷詔有容統水師萬偕天津水師直抵鎮江策應有容歎曰率一旅之師當方張之敵吾知其不克濟也無何鎮江果失水師遂不進明年廣寧覆遼民走避諸島日望登師揀援朗先下令敢渡一人者斬有容爭之立命數十艘往獲濟者數萬人時金復蓋三衛俱空無人有欲據守金州者有容言金州孤懸海外登州皮島俱遠隔大洋聲援不及不可守迨文龍取金

州未幾復失四年有容以年老乞骸骨歸卒贈都督同知賜祭葬

張可大字觀甫應天人世襲南京羽林左衛千戶舉萬曆二十九年武進士授建昌守備遷浙江都司僉書分守瓜洲儀真捕江洋盜每發輒得稅監魯保死淮撫李三才令可大錄其貲却保家重賄同事者敗可大獨獲薦葉向高赴召大異之曰此不特良將且良吏也遷劉河遊擊改廣東高肇參將調浙江舟山奉命征黎與總兵王鳴鶴用黑番爲導搗其巢黎乃滅舟山居大海中元時建昌國州爲浙東要害可大修軍政自岑港抵歷海三江皆置戍倭犯五罩湖白沙港茶山潭頭連敗之加副總兵城久圯可大與副使蔡獻臣築之兩

月訖工城內外田數千畝海潮日害稼可大築碶蓄淡水遂爲膏腴居民名之曰張公碶天啓元年以都指揮使掌南京錦衣衛有歐陽暉者素強項由刑部主事謫本衛知事嘗賦詩有陰霾國事非句揚州知府劉鐸書之扇以贈一僧惡鐸者譖之魏忠賢暉鐸俱被逮可大爲約束旂尉捐俸助之卜室處其妻子暉後獲雪搏頽以謝六年擢都督僉事僉書南京右府崇禎元年出爲登萊總兵官會有裁登萊撫鎮議當事惜其才命以總兵官視登州副總兵事而巡撫遂罷不設二年春毛文龍忽擁衆至登州聲言索餉可大單舸往迎責以大義文龍乃返及袁崇煥戮文龍其部下洶洶可大嚴備迄無敢渡海者白蓮賊旣滅餘黨流劫招遠棲霞圍萊陽可

大擊破之獲其僞國公二人圍遂解京師被兵可大入衛命
守西直廣寧諸門明年二月加都督同知時京東城郭多失
守可大方與諸帥圖恢復會劉興治反東江遂奉詔還鎮已
而四城並復朝議復設登萊巡撫以孫元化爲之元化率關
外八千人至強半皆遼人可大慮有變屢言於元化不聽四
年七月錄前守城功進右都督十月僉書南京左府兼督池
河浦口二軍登人相率留之未去而孔有德反吳橋東陷六
城可大急往勦元化檄止之不聽次萊州遇元化復爲所阻
乃還鎮歲將晏賊兵暮薄城可大請擊之元化持撫議不許
可大陳利害甚切元化意稍回期明歲元日發兵合擊至期
元化兵不發明日合兵戰城東可大兵屢勝元化部卒皆遼
人與賊親故無鬪志其將張燾先走可大兵亦敗中軍管維
城遊擊陳良謨等陣亡燾兵半降賊賊遣歸爲內應元化開
門納之可大諫不聽夜中賊至城遂陷可大時守水城還家
叩首母前令部將殺其婢妾遂投繯死事聞贈特進榮祿大
夫太子少傅諡莊節賜祭葬予世廕建祠曰旌忠可大好學
能詩敦節行有儒將風弟可仕字文峙以字行隱居博學嘗
輯明世布衣詩一百卷

賀虎臣保定人天啓中歷天津海防遊擊登萊參將移兗州
六年遷延綏副總兵河套寇大舉入犯從帥楊肇基協擊大
破之加署都督僉事崇禎二年階州卒周大旺等作亂捕誅
之尋擢總兵官鎮守寧夏關中賊大起王嘉胤陷清水營殺

遊擊李顯宗遂陷府谷其黨李老柴應之嘯聚三千餘人攻合水總督楊鶴檄虎臣往討遇於盤谷俘馘六百有奇已擊斬慶陽賊渠劉六四年神一元陷保安延安告急延綏撫鎮皆東援陝西巡撫練國事亟檄虎臣及副將李卑援虎臣等遂進圍保安已而杜文煥至謂城旦暮下散遣他將兵賊遂引河套數千騎敗虎臣軍會張應昌擊敗賊衆始棄城去虎臣偕文煥等先後獲首功一千九百兵威甚振明年可天飛郝臨庵劉道江李都司再圍合水虎臣偕臨洮曹文詔甘肅楊嘉謨固原楊麒合擊大破賊甘泉之虎兕四斬首七百有奇賊大困六年五月插漢虎墩兔合套寇五萬騎自清水橫城分道入守備姚之夔等不能禦沙井驛副將史開先臨河

堡參將張問政岳家樓守備趙訪皆潰逃寇遂進薄靈州虎臣急率千騎入守旋盡勒城中兵出擊次大沙井寇從漢伯堡突至官軍未及布陳且衆寡不敵遂戰死子讚挾五十騎突重圍出士卒死者三千三百餘人傷者七百八十餘人事聞巡撫耿好仁逮問遣戍贈虎臣都督僉事賜祭葬世廕指揮僉事尋錄先後勦寇功再贈都督同知世廕錦衣副千戶好仁亦免戍讚勇敢有父風旣承廕尋舉武進士積官至京營副將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薄京師京軍六大營分列城外皆不敢戰或棄甲降讚獨率所部迎擊爲賊射死弟誠身長七尺美鬚髯爲諸生以忠義自許兄誠襲副千戶早卒無子誠當襲以讓其弟詮及賊陷保定家人勸易衣遁叱曰

吾忠臣子偷生而逃何以見先將軍地下遂偕妻女投井死秦良玉忠州人嫁石砮宣撫使馬千乘萬曆二十七年大征播州千乘以三千人從良玉別統精卒五百裹糧自隨與副將周國柱拒賊鄧坎明年正月二日賊乘官軍宴夜襲良玉夫婦首擊敗之追入賊境連破金筑等七寨已偕酉陽諸軍直取桑木關大敗賊衆爲南川路戰功第一賊平良玉不言功千乘母覃氏與楊應龍私愛少子千駟命爲應龍贅壻至是并殲焉其後千乘爲部民所訟瘐死雲陽獄良玉代領其職良玉爲人饒膽智善騎射兼通詞翰儀度嫻雅而馭下嚴峻每行軍發令戎伍肅然所部號白桿兵夙爲遠近所憚秦昌時徵其兵援遼先遣兄邦屏弟民屏以數千人往朝命賜

良玉三品服授邦屏都司僉書民屏守備天啓元年邦屏渡渾河戰死民屏突圍出良玉自統精卒三千赴之所過秋毫無犯至通州偶與浙兵角當事諭之卽止詔加二品服卽予封誥子祥麟授指揮使良玉陳邦屏死狀請優恤因言臣自征播以來所建之功不滿議如口貝錦高張忠誠孰表帝優詔報之兵部尚書張鶴鳴言渾河血戰首功數千實石砮酉陽二土司功邦屏旣歿良玉卽遣使入都製冬衣一千五百分給殘卒而身督精兵三千抵榆關上急公家難下復私門仇氣甚壯宜錄邦屏子進民屏官乃贈邦屏都督僉事錫世廕與陳策等合祠民屏進都司僉書部議再徵兵二千良玉與民屏馳還抵家甫一日而奢崇明黨樊龍反重慶齎金帛

結援良玉怒斬其使卽發兵率民屏及邦屏子翼明拱明溯流西上度渝城奄至重慶南坪關扼賊歸路伏兵襲兩河焚其舟以忠州爲民屏守地分兵護之馳檄夔州令亟防瞿塘上下賊出戰敗歸良玉言狀擢民屏參將翼明拱明守備已而良玉少挫餉不繼引還陳指揮者祥麟婦翁留屯酆都肆剽掠遠近訛言良玉亦反會奢崇明圍成都急良玉奉巡撫朱燮元檄復出軍賊啗諸土司厚利諸土司若平茶邑梅皆逗遛獨良玉鼓行而西收新都長驅抵成都賊遂解圍去良玉乃還軍攻二郎關民屏先登巴克佛圖關復重慶良玉初舉兵卽以疏聞命封夫人錫誥命至是復授都督僉事充總兵官命祥麟爲宣慰使民屏進副總兵翼明拱明進參將良

玉益感奮先後攻克紅崖墩觀音寺青山墩諸大巢蜀中卒底定復以援貴州功數賚金幣三年六月良玉上言臣率翼明拱明提兵裹糧累奏紅崖墩諸捷乃行間諸將未睹賊面攘臂誇張及乎對壘聞風先遁敗於賊者惟恐人之勝怯於賊者惟恐人之強如總兵李維新渡河一戰敗衄歸營反閉門拒臣不容一見以六尺軀鬚眉男子忌一巾幗婦人靜夜思之亦當愧死帝優詔報之命文武大吏皆以禮待不得疑忌是年民屏從巡撫王三善抵陸廣兵敗先遁其冬從戰大方屢捷明年正月退師賊來襲戰死二子佐明祚明得脫皆重傷良玉請卹贈都督同知立祠賜祭官二子而是時翼明拱明皆進官至副總兵崇禎三年永平四城失守良玉與翼

明奉詔勤王出家財濟餉莊烈帝優詔褒美召見平臺賜良玉綵幣羊酒賦四詩旌其功會四城已復乃命良玉歸而翼明駐近畿明年築大凌河城翼明將萬人出護城成部議撤兵乃遣還鎮七年流賊陷河南加翼明總兵官督軍赴討明年鄧玘死以其所部皆蜀人命翼明將之連破賊於青崖河吳家堰袁家坪扼賊走邛西路然翼明性恇怯部將連敗不以實聞革都督銜貶二秩辦賊已從盧象昇逐賊穀城賊走均州翼明敗之青石鋪賊入山自保翼明攻破之連破賊界山三道河花園溝禽黑煞神飛山虎會賊出沒邛襄間撫治鄭陽苗胙土爲賊張胖子所給遣使招之翼明贊其事而賊卒不降翼明胙土皆被劾已而賊犯襄陽翼明連戰得利屯

兵廟灘以扼漢江之淺而羅汝才劉國能自深水以渡帝以邛襄屬邑盡殘罷胙土切責翼明賊遂大擾斬黃翼明辦賊二年雖屢克捷賊勢如故被劾解官而良玉自京師還不復命援勦專辦蜀賊七年二月賊陷夔州圍太平良玉至乃走十三年扼羅汝才於巫山汝才犯夔州良玉師至乃去已邀之馬家寨斬首六百追敗之留馬壩斬其魁東山虎復合他將大敗之譚家坪北平又破之仙寺嶺良玉奪汝才大纛擒其渠副塌天賊勢漸衰當是時督師楊嗣昌盡驅賊入川川撫邵捷春提弱卒二萬守重慶所倚惟良玉及張令二軍綿州知州陸遜之罷官歸捷春使按營壘見良玉軍整心異之良玉爲置酒語遜之曰邵公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誼應

死獨恨與邵公同死耳遜之咨以故良玉曰邵公移我自近去所駐重慶僅三四十里而遣張令守黃泥窪殊失地利賊據歸巫萬山顛俯瞰吾營鐵騎建瓴下張令必破令破及我我敗尚能救重慶急乎且督師以蜀爲壑無愚智知之邵公不以此時爭山奪險令賊毋敢卽我而坐以設防此敗道也遜之深然之已而捷春移營大昌監軍萬元吉亦進屯巫山與相應援其年十月張令連破官軍於觀音巖三黃嶺遂從上馬渡過軍良玉偕張令急扼之竹箇坪力戰挫賊會令爲賊所殪良玉趨救不克轉鬪復敗所部三萬人畧盡乃單騎見捷春請曰事急矣盡發吾溪峒卒可得二萬我自廩其半半餼之官猶足辦賊捷春見嗣昌與已左而倉無見糧謝

其計不用良玉乃歎息歸時搖黃十三家賊橫蜀中有秦纘勲者良玉族人也爲賊耳目被禽殺獄卒遁去良玉捕執以獻無脫者張獻忠盡陷楚地將復入蜀良玉圖全蜀形勢上之巡撫陳士奇請益兵守十三隘士奇不能用復上之巡按劉之勃之勃許之而無兵可發十七年春獻忠遂長驅犯夔州良玉馳援衆寡不敵潰及全蜀盡陷良玉慷慨語其衆曰吾兄弟二人皆死王事吾以一孱婦蒙國恩二十年今不幸至此其敢以餘年事逆賊哉悉召所部約曰有從賊者族無赦乃分兵守四境賊遍招土司獨無敢至石砭者後獻忠死楚宗人朱容藩承桂王命以都御史入蜀有異志招黃賊白蛟龍楊秉蔭爲助徵糧於良玉良玉拒之容藩怒將攻良玉

諸帥李占春等不應良玉乃求援於占春占春擊殺蛟龍容
藩覆滅良玉竟以壽終翼明既罷崇禎十六年冬起四川總
兵官道梗命不達而拱明值普名聲之亂連戰挫賊名聲引
交趾兵破副將劉理營標下卒欲走拱明怒手刃之與賊鬪
死贈卹如制

龍在田石屏州土官舍人也天啓二年雲南賊安效良張世
臣等爲亂在田與阿迷普名聲武定吾必奎等在討賊有功
得爲土守備新平賊剽石屏在田破走之安效良攻霑益在
田力戰退賊巡撫閔洪學上其功擢坐營都司崇禎二年與
必奎收復烏撒八年鳳陽被寇詔徵雲南土兵在田率所部
應詔擊賊湖廣河南頻有功擢副總兵總理盧象昇檄討襄

陽賊至則象昇已奉詔勤王命屬熊文燦十年在田自殺城
撫張獻忠還共軍擠遼將周元度墮水死帝不罪三月擊擒
大盜郭三海十一年九月大破賀一龍李萬慶於雙溝進都
督同知明年三月大破賊固始斬首三千五百有奇張獻忠
之叛也文燦命在田駐穀城邊賊東突諸將多忌在田而在
田初往穀城頗與獻忠交好讒言日興及文燦被逮在田亦
罷歸還至貴州擊平叛賊安隴壁十五年夏中原盜益張在
田上疏曰臣以石屏世弁因流氛震陵奮激國難捐貲募精
卒九千五百戰象四戰馬二千入楚豫破賊賊不敢窺江北
陵寢渰兵有力焉五載捷二十有八忌口中沮逼臣病歸自
臣罷親藩辱名城屢陷臣妄謂討寇必須南兵蓋諸將所統

多烏合遇寇卽逃乏餉卽譟滇兵萬里長驅家人父子同志非若他軍易潰也且一歲中秋冬氣涼賊得馳騁春夏卽入山避暑養銳而出故其氣益盛夫平原戰旣不勝山蹊又莫敢膺師老財殫蕩平何日滇兵輕走遠跳善搜山臣願整萬衆力掃秦楚豫皖諸寇不滅不止望速給行糧沿途接濟臣誓捐軀報國言而不效甘伏斧鑕帝壯之下兵部議寢不行踰二載乙酉八月吾必奎叛黔國公沐天波檄在田及寧州土知州祿永命協討擊擒之未幾沙定洲作亂據雲南府在田不敢擊明年定洲還攻在田守不下移攻寧州永命死又陷嶠巖在田走大理又明年孫可望等至貴州在田說令攻定洲定洲迄破滅在田歸卒於家普名聲臨安阿迷州土人

也以功授土守備子作遠襲阿迷土知州崇禎四年御史趙洪範按臨安名聲出迓戈甲亘數里洪範與巡撫王伉請討以貴州副將商士杰主兵布政使周士昌監軍大發川貴漢土軍會勦士昌及副將秦拱明死於賊伉洪範皆得罪名聲遂圍臨安久之解去仍乞降總督朱爕元撫定之廣西知府張繼孟入阿迷傾毒藥茶中與名聲易而飲名聲遂毒死其妻萬氏詭言名聲好亂慮禍與家衆縊殺之爕元以聞命其子襲知州吾必奎武定元謀人先世爲土知縣後有罪停襲必奎與龍在田普名聲討叛有功得爲土守備恢復炎方松林諸站通蜀道又與破安效良進坐營都司後以遊擊守炎方崇禎二年巡撫謝存仁命討安邊復烏撒王伉討普名聲

擢必奎副總兵協攻爲名聲所誘先逃其後榮驚曰甚崇禎十七年張獻忠陷四川黔國公沐天波遣參將李大贊戍金沙江大贊數侵必奎必奎不能堪明年八月舉兵反連陷武定楚雄祿豐諸郡縣十月天波集漢土兵討誅之

邊圍調安人之類夫以分判縣皆未變云無安之與西賦以土軍會賊士昌又編錄奏其匪我外類其難昔昔戰各絕以我賊匪難而士杰注其命逆與以士其益軍火發也贊其然雖其難而各處出以女甲互獲里共難與逆繼王武滿其必以必奎土安論于於彭藥四數土賦賊崇無四爭嶺也

